

魯迅先生軼事

明眸越女最晨裝
弄水看風是蕩鄉
唱盡哀詞散不見
只于雲外撲晴江



身之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6956B

魯迅先生軼事目錄

魯迅先生軼事

魯迅先生幾件屑事

順便記幾件他生前屑事

算是向魯迅先生行告別式

魯氏史略

家庭狀況

著譯一般

幾件屑事

與林語堂交惡

陳源筆下的「叭兒狗」

魯迅先生筆名之多

魯迅鬥氣趣事

魯迅之病爲了多遯海水浴

魯迅的短篇小說祇有一篇

魯迅談女人

魯迅談鬼

魯迅的慷慨

魯迅的幽默

魯迅和孤桐總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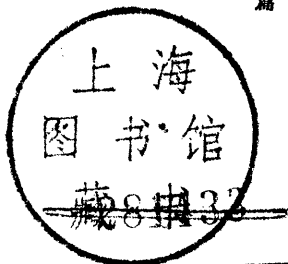
魯迅的裝飾觀

魯迅和紅金龍

魯迅與北蕪之版稅

魯迅的遺產交涉

魯迅兩夫人互爭遺作版稅



魯迅夫人的牢

魯迅之德配與筆名

關於魯迅的「氣量」「偏狹」之說的來源

郭沫若推崇魯迅

徐懋庸輓魯迅

徐懋庸演講魯迅論

魯迅的早期作品

魯迅先生的「義父」問題

魯迅周作人喝茶的不同

魯迅貼一百元

周作人斤斤於此而竟忘兄弟之情

魯迅與知堂老人異趣

魯迅先生一遺憾

魯迅先生眼中的社會日報

魯迅致曹聚仁信

魯迅的一封信

魯迅讀書

朱自清談：我和魯迅

施蛸存談魯迅

一個回憶

搶編魯迅遺集

追記魯迅喪儀中的笑話

魯迅逝世一月

魯迅逝世後

知堂老人並不預備到上海來

魯迅先生的死後哀榮

魯迅先生與文章

話在青年心裏

我們應向魯迅先生效法的

死的相晤

他將永遠吶喊着

魯迅先生不死

一二感想

一個夠POG的男人

魯迅先生給中國民衆的遺產

不哭魯迅先生

紀念魯迅先生

欽文 黃源 艾蕪 子岡 伊凡 唐弢 王任叔 歐陽山 草明 蠟屏

魯迅先生軼事

魯迅先生幾件屑事

順便記幾件他生前的屑事

算是向魯迅先生行告別式

中國文藝界領袖魯迅（周樹人）先生，在去年十月十九日早晨五時廿五分病歿了，享年五十六歲。

他不但是中國文壇上的權威者，事實上他在世界文壇上也已佔有了很重要的位置，有「中國高爾基」之稱。他最初發表作品是在陳獨秀所編的

「新青年」雜誌，從「阿Q正傳」問世之後，便聲譽鵲起，一躍而為國內有名的作家，後來「吶喊」出版，他的爽辣，尖酸刻薄的作風曾經風行一時，他那妥協的倔強性，和那嫉惡如仇的革命精神，的確足以表示一個一代藝人的風度，他給中國的文法劃分了一個時代，無疑的，他是一個有希望的文界領袖之一，可是他現在死了，且不問他的文學主張的價值如何，他的死，我們應該以無上的沉痛來表示哀悼。

可是很使我們未死的人們遺憾的，他的晚年，沒有把他的力量放到中國文藝的建設上去，都無謂地浪費了；也許是和他接近的環境，不懂得應該怎樣去愛護他，給他許多不必要的刺激和興奮，慫恿一個須要靜養的衰弱的病人，用很大的精神，去打無謂的筆墨官司，把一個稀有的作家生命

消耗了，真是如何可惜的事啊！

死者已矣，沒有死的人趕快向前追吧！這裏我們預備把魯迅氏的史略和幾件他生前有趣的屑事記下去，獻給每一個愛護魯迅氏的人們，

魯氏史略

魯迅，原名周樹人，字豫才，「魯迅」是他在新青年什誌上發表，「狂人日記」時開始用的筆名。一八八一年生（光緒七年），浙江紹興人，在他的幼年時代，家裏有四五十畝田，很不用担愁生計，到他十三歲時，家庭中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所以他便寄住在一個親戚的家裏。約有三年光景，他父親生重病死了，他沒有法子讀書，於是他的母親給他籌了一點旅費，教他自己去找不要學費的學校，這時候他已經十八歲了；於是他單

身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師學堂機關科，過了半年。又考進鑛路學堂，學開鑛，畢業之後，被派到日本去留學，不料到了東京，他又想到要學醫了，在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了二年，後來他覺得在中國很需要提倡新文藝，於是他棄了學籍，在東京和幾位朋友議了好些計劃，但是結果都失敗了，廿九歲的時候，因為他的家庭很希望他有經濟的幫助，於是他就回國在杭州兩級師範學堂做化學，生理學教員，第二年在紹興中學堂當教務長，第三年賦閑，辛亥革命，紹興光復以後，他做了師範學校的校長，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以後，他又在教育部做僉事，及至政府遷至北京，他仍做教務部科長，並在北大，師大，女師大，做國文系講師，一九二六年春，北京政府開了五十個激烈派的教授和「知識份子」的名單，預備通緝他們，魯迅

也在其內，於是他不得不離開這住了十五年之久的北京，到福建廈門大學去做教授，祇有四個月，廈大發生學潮，當年暑假，他就脫離廈大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文學科長，一九二七年，因為政治的關係，又離開廣州到上海來，以後便一直沒有離開上海，幾年之前，因為文學主張的不同被一般作家所反對，曾有過所謂「圍剿魯迅」運動，最近他還和徐懋庸鬧着什麼「國防文學」「格殺勿論」等玩意兒，不料這樣快便遽爾去世了。

家庭狀況

他的夫人在平侍奉他的老母，上海的妻子是在女大的學生，他們是由師生戀愛而結合的，姓許，名遐，又名景宋，號廣平，廣東人。一個兒子，名海嬰，今年祇七歲。在施高塔路大陸小學讀書，兄弟二人，周作人和

建人，老母亦在堂，現住北平周作人家裏，作人現在北大教書，建人則在商務印書館任編輯。據許女士告人：「周先生生前並無積蓄，不過每年有一千多塊版稅可抽而已。」

著譯一般

魯迅的作品，計（一）創作：吶喊，彷徨，墳，野草，熱風，華蓋集，華蓋續集，朝華夕拾，而已集，引至集，准風日談，兩地書，南腔北調集，花邊文學，魯迅自選集，魯迅文學講話，三閑集，二心集，不三不四集，魯迅什感集，門外文談，僞自由書，夜記，故鄉隨事，一九三五——一九三六魯迅雜誌集。（二）譯述：桃色的雲，一個青年的夢，工人綏忽略夫，愛羅先珂童話集，小約翰，若悶的象徵，出了象牙之塔，近代美術

思潮論，壁下譯叢，藝術論，文藝與批評，思想山水人物，現代新文學諸問題，錢，十月，毀滅，文藝政策，死魂靈，果樹園，惡夢，壞孩子及其他，一天的工作，堅琴，俄羅斯的故事，高爾基文錄等。（三）綦輯：中國小說史略，謝承後漢書輯本，古小說鈎沈，唐采傳奇傳，小說舊聞鈔，死靈魂百圖，凱綏珂勃惠支酸畫集，麥綏萊勒漫畫集等。（四）校訂：魏中散大夫稽唐集十卷，唐劉恂嶺表錄異之卷等。（五）主編過的刊物：語絲，莽原，奔流，海燕，譯文等。此外未經出版的著譯有：半度小集，女弔，死靈魂續編，凱綏，珂勃惠支版畫選集序目等。其一生著作之中，以「阿Q正傳」「見「吶喊。」」最爲著名，有英法日俄國的譯本，內容爲描寫農村社會的情形。魯氏的散文雜感之類，以辛辣精幹見稱，初期的

譯文多介紹日本白樺派作品，最近方纔致力於高爾基，卜力污諾夫等俄國文豪的作品之譯述。上開各種作品之中，「兩地書」一集，是和他的夫人許景宋女士倆往來的情書，又高爾基示錄，文藝政策，文藝與批評，不三不四集，二心集，毀滅，果樹園惡夢，等均已絕版，而現代新興文學諸文題，藝術論，爲自由書等則均遭禁售，

幾件屑事

與許景宋談「兄」——景宋女士，原來是魯迅先生的學生，而後來却由師生戀愛而變成了夫婦，在沒有結合之前，他們的關係也祇是普通的師生而已。

普通，我們所知道的，男教師寫給女學生的信，總不外是「同學」或

「女士」，可是我們這位魯迅先生畢竟與衆不同，異乎尋常的稱景采女士曰：「兄」了，當景采女士第一次接到魯迅先生稱之爲「兄」的信札的時候，她是異常的驚異的說：『我也有資格可以被稱「兄」嗎？』然而魯迅先生說：「這是我自己的定例，這個，「兄」字的意思，不過是比直呼其名，略勝一籌而已……這些理由，只有我自己知道。」景采女士畢竟也是個聰明人，她馬上就會意到這原來是魯迅先生已經愛上了她，於是，她回答：「『兄』字的解釋原來是此！」

魯迅先生寫情書，較之於一般公子哥兒們的什麼「吾愛」，「甜蜜的心」，之類，畢竟高明得多了。

與林語堂交惡

魯迅和林語堂，本來是意氣相投的老朋友，往年同住北京，林語堂「那時候名叫「玉堂」。」曾以遊戲的態度畫了一幅「魯迅先生打吧而狗圖」，把魯迅的容貌畫得非常陰險，不料這一幅東西竟被魯迅的論敵陳西瑩所利用了，此後魯林之間曾發生了一點小小的誤會，然而事過境遷，便也言歸於好了。

十三年以後，魯林相繼南返，有一個時期，二人在北四川路橫浜橋附近賃屋同住，時間湊巧是在夏天，二人揮扇清談，頗得清論，不料有一次，魯迅先生把吃剩的香烟頭隨意一丟，却丟在林語堂的帳子下面，把林先生的帳子燒掉了大大一塊，撲滅之餘，林先生心中非常不快。

「你怎麼這樣不小心呢？」林先生埋冤魯先生。

魯迅先生却以爲些些小事，何必大驚小怪，林先生未免太不漂亮了，便也怒氣沖沖的說：

「完全燒掉了便怎樣？一共也不過五塊錢罷了！」於是一來一往，魯方以爲林方未免小題大做，有傷交友厚道，林方則覺得魯方既然做錯了事，還是蠻不講理，自此分居絕交，各一方，一直到魯迅先生最近逝世，始終不會有過復交的消息。

陳源筆下的「叭兒狗」

魯迅先生生前所寫的文章，是以專於罵人著稱的，然而他也曾被人罵過，歷史上曾經有過許多痛快的罵魯文字，可惜這些都是被「文學爭論集」中「割愛」了的，現在魯迅先生逝世了，我覺得把他生前別人罵他的文字

都搬出來開一個展覽會，倒也夠得上一句「洋洋乎大觀」，這裏我想把陳西瑩教授的罵魯迅做「叭兒狗」的一篇文章介紹給讀者，因為在筆者的記憶中，這一篇東西的確可以算是罵魯迅文字中的「最高記錄」了，——這也算得是一種「另一方式」的紀念魯迅吧？

事情是由於北京女子以師範學一九二五的風潮而起的，陳教授在現代評論上發表了一篇閑話對學生與一部份教授深致不滿，於是引起了一場絕大的爭論，當時捲入漩渦的文學家除了陳教授與魯迅外，有劉復，林語堂，周作人，徐志摩等。

陳教授有一封信給徐志摩，內容是痛罵了魯迅的，現為節省篇幅起見，僅摘其警句如下：

「……魯迅的文章，沒有一句罵人的話不能應用在他自己的身上。」
「他沒有一篇文章不放幾枝冷箭，但是他自己常常說人「放冷箭」，並且說「放冷箭」是卑劣的行爲。」

「他常常「散佈流言」，和「捏造事實」，如上面舉出來的例，（接陳教授在文前舉有三例，不贅。）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罵人「散播謠言」，並且承認那是「下流」。

「他常常的無故罵人，要是那人生氣，他就說人家沒有「幽默」，可是人家侵犯了他，他就跳到半天空，罵得你體無完膚。」

「他常常挖苦別人家抄襲，可是他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却就是根據日本人鹽否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裏的「小說」一部份。」

「……他那種一見官僚縮回頭欲嘔的神情，常躍現在紙上，可是，啊，可是他是現在教育部的僉事，他從民國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沒有脫離過，所以袁世凱稱帝，他在教育部，曹錕賄選，他在教育部，「代表無恥的彭永彝」做總長，他也在教育部，甚而至於「代表無恥的章士釗」免了他的職後，他還大嚷「僉事這一個官兒倒也並不算怎樣的區區」。

此外，陳教授又罵魯迅是「叭兒狗」，說是：「……因為叭兒狗能今天跟了白狗這樣叫，明天跟了黑狗那樣叫，黑夜的時候還能在暗中猛不防的咬人家一口……。」

這一場筆戰雖然以不結束而結束，可是陳教授却同了這封信而享受了「善罵」的美名，可惜當時魯迅沒有正式回答，否則這一幕精彩的對罵，

一定可使我們培加興趣，現在魯迅先生已經與世長逝，而陳教授也久已消聲匿跡，而論起「罵魯文章」來，陳教授的這封信可還是「未破的紀錄」，而據筆者的推測，也許這紀錄將永遠不會有打破的一天了。

魯迅先生筆名之多

可稱文史上第一人

有些人說，文人用筆名發表自己的文章，是由于作者的嗜好，其實這種說法是只有一部分對的；比如中國的舊小說，在從前是認爲「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於是一般愛寫小說的作者，寫作時，固然要關起房門來偷偷地動手，就是寫成後。也決不會把自己的真姓名寫上去，原因是不僅不

能揚名，而且連自己也認爲無聊的勾當，怕貽笑於人。如現在還流傳的（後世稱爲四大奇書的）「金瓶梅詞話」的作者署名是「笑笑生」，「水滸傳」的作者「施耐菴」以及其他等等的小說作者的署名，大都是經過幾代的攷據家而沒有得到可靠的證實的。從這裏可以看出過去的文人用筆名，大抵是覺得「人言可畏」而故意隱姓埋名的。

如近代的文人用筆名，有些固然是爲了滿足個人的「嗜好」，或者故意把自己弄得神祕些，但大多數作者的用意就不同了；此如魯迅先生罷，他是現代文人中著作最豐富的一個作家，他從前雖然也會用過十數個筆名，但近幾年所用的筆名，更是有史以來未曾有過的；倘若我們說他這是個人的「嗜好」所致，那就絕對錯誤了。我們現在且看看他關於用筆名的兩段文

字吧：

「……從六月起的投稿，我就用種種筆名了，一面固然爲了省事，一面也省得有人罵，讀者們不管文字，只看作者的署名。然而這麼一來，却又使一些看文字不用視覺，專靠嗅覺的「文學家」疑神疑鬼。而他們的嗅覺又沒有和全體一同進化，至於看見一個新的作家的名字就疑心是我的化名，對我嗚嗚不已，有時簡直連讀者都被他們鬧得莫名其妙了。……」

再看他用了筆名稿之後，又是如何。

「今年（一九三五年——記者）一年中，我所投稿的「自由談」和「動向」，都停刊了；「太白」也不出了。我曾經想過。凡是我寄文稿的，只寄開初的一兩期還不妨，假使接連不斷，牠就總歸活不久。於是從今年起

，我就不大做這樣的短文，因為對於同人，是迴避他背後的悶棍。對於自己，是不願做開路的馱子，對於刊物，希望牠儘可能的長生。……」

我們看了上面這兩段文字，至少是可以懂得筆名在現社會的效用和魯迅先生用很多筆名的癥結了吧！

其實誰也知道，魯迅也是他的筆名之一，不過是用的最早和用它成名的罷了。現在，魯迅先生已經離開這社會了。他留下許多可寶貴的教訓給我們。筆名就是其中之一。雖然有些只用過一兩次，但我們爲了要使大家能珍貴這些教訓，就我們所收集到的，一一把它抄在下面。（總計八十三種）

用一字的有四種。干。谷。幹。遠。

用二字的有六十種：魯迅。豫才。巴人。L S。神飛。唐俟。雪之。風聲。自樹。索士。令飛。迅行。前轍。長庚。高平。公汗。丁萌。子明。公訐。令燕。余銘。旅隼。羅撫。越客。孟弧。黃棘。曼雪。莫朕。元良。史癖。吳謙。佩章。桃椎。恪文。之遠。不堂。尤剛。冬華。苟繼。符靈。遊先。虞明。葦索。楮冠。孺牛。焉子。張沛。苗挺。阿法。翁隼。崇巽。白道。夢文。常庚。家幹。史貫。朔爾。越僑。仲度。及鋒。曉角。

用三字的有十八種：何家幹。某生者。白在宣。何丹仁。風子者。許廣昇。敬一尊。張承禱。隋洛文。豐之餘。趙令儀。鄧當世。欒廷石。宓子章。韋士繇。黃凱音。康伯度。倪朔爾。

魯迅鬥氣趣事

魯迅先生在尙未行「紅運」以前，住在上海大陸新村的時候，每天清早總要在衙堂內的空地上，繞着樹散步，吸吸新鮮空氣。魯迅先生的身體，自來瘦弱得很，爲着要療養的原故，接受醫生的叮囑，戒絕肉食。有一天，一個屠夫拿着一大塊肉，在他的傍邊走過，魯迅先生看了嘆息着說：「甘脆肥膩，腐腸之物，何其不講衛生之人如是多耶？」屠夫聽了，大不舒服，轉過身來，大聲說着：「你既是一個素食的實行者，爲什麼反而臉兒憔悴，肌肉黃瘦，髮兒枯槁，反比不上我的這大拳兒呢？放屁！放屁！」一向有着怪脾氣的魯迅先生。聽到這「放屁」二字，一時性兒大發，跳起

來，便要搶過去申辯，適巧旁邊站着一個人，前來替他們做「和事老」，向他們提議說：「你們不必鬧到這步田地，若是要見個分明，便來賽跑一遭，以弄堂內首尾的兩株大樹做跑圈，在一刻的時間內，急走十週，輸的便是體弱，贏的便是體強，這樣便可以判斷你們的素食肉食，與身體的強弱問題了。」魯先生一時性起，又要顧全臉子，便冒着火氣和屠夫決賽起來。

起初，魯先生的步調並不錯，在百步內還可以和屠夫平行着，可是走不上三周，已經筋疲力竭了，連步行也不可能，便失敗了。於是屠夫搶過來作一番勝利的示威，說：「這回如何？蔬菜的功能大呢，還是「甘脆肥膩，腐腸之物」的收效好？」魯先生低着頭，半句話都說不出，懊喪地跑

進家裏頭去了。

魯迅之病爲了多恣海水浴

魯迅先生有一次患病，是從萬死中透過一息生氣來的，幸而他調治得宜，體力得以漸漸恢復了。

不過據醫生勸告，認老人肺受重傷，在此大病之後，急宜易地休養，至山明水秀之區，作長期調治，但老人因一切公私事務羈身，急待料理，所以，未曾離開上海一步。

魯迅雖老，而思想極新，他夫人許廣平女士，更是位嶄新的人物，他對於夫君病後的調養法，不主張閉門清坐。使意志頹唐，筋骨不活動，所

以幾次憊患老人，就近赴高橋海水浴場，行日光浴，謂可却病強身，有益心肺，老人亦頗以爲然，乃由夫人陪伴着，幾次赴高橋，作輕微的海水摩擦。但畢竟魯迅年事漸高，再加病後抵抗力弱，經數次海浴後，風寒內侵，忽又病倒牀頭，熱度增高，請醫調治，雖皆認爲並無危險，但老人以病愈之身，而致重病，精神體力，不免又大打折扣也。

魯迅的短篇小說祇有一篇

最近在大夏的國文堂上，李青崖先生進來了；剛放下了講義，開頭便說：「魯迅的短篇小說祇有一篇」。許多同學都抬高了頭，心裏在說：「奇怪，他怎麼說魯迅祇有一篇短篇小說呢?!」

他繼續說道：「我自從擔任短篇小說這門課程，總想在魯迅身上，選出一篇來；但是在「彷徨」「吶喊」裏找來找去，總難找出一篇。雖然短是短了，但不是小說。結果總算找出一篇充數，就是這一篇「藥」！」

向來，同學們在上李先生的課時，心裏雖有疑難的地方，或者不平的地方。終是不敢作聲的；因爲一發問，就免不了有質難的神氣，而同學們都知道，李先生的老爺皮氣是不許人家質難的。這回，也是一樣，但是心裏總在說：「算了，你索性說他連一篇短篇小說都沒有吧！」

沒有人發問，自然李先生得意地再說下去了：「『阿Q正傳』是中篇，其他像短篇小說形式的都是散文；固然，他的描寫方法有獨到處，拿民國初年的內地小市鎮做背景，捉住了一個中心人物，從紳士起到店舖老板

，伙計，乞兒止，做他的描寫對象，這方面別人趕不上他：可是，他的文章的組織不成，魯迅他自己說是受了俄國小說的影響，我說也許是受了日本小說的影響吧？我們知道俄國小說什麼都好，就是結構不好，然而短篇小說怎麼能不講結構呢？所以像魯迅的，只可說是散文罷了，比較像樣的，祇有這裏選出的一篇「藥」。

然而也許因為同學們的先入觀念太深了，平常總以為魯迅先生是中國短篇小說的權威作者，到這時候，儘管李先生怎樣說，臉上總免不了表現一點奇特的顏色：「由你亂吹吧，反正魯迅死了不會再開口反駁你的！」

李先生又很得意地引別人的話來證明，他說：「我選這講義是在秋間開學的時候，那時魯迅還沒有死，後來魯迅死了，周作人在十一月十六號

出版的「宇宙風」上也有一篇文章說魯迅的短篇小說祇有一篇「藥」，這可見我所見到的不差。」

同學以終於沒有話說。於是。他命令我們翻開那一篇「藥」。

魯迅談女人

據說魯迅頂恨的是人家在金錢和女人上造他的謠言，因為我們的魯老先生是文壇上的盟主，而女人金錢之類又都是屬於資產階級所獨占的武器和玩意兒。雖然——他丟着北平的老臉婆不要，而要找一個比較年輕的，景宋女士作爲他的伴侶。

在他的集子裏，頗有幾篇談到關於女人的文章。譬如說，在國難深重

的時候，他看到有一大批正人君子們責備女人之愛奢侈而不肯光顧國貨，於是跳舞肉感等等，凡是一向和女性有關係的，便都成了罪狀。這一來便觸起了他的懷古之情：「西漢末年，女人的「隨馬髻」，「愁眉啼妝」，也說是亡國之兆。其實亡漢的何嘗是女人！不過，只要看有人出來唉聲嘆氣的不滿意女人的妝束，我們就知道當時統治階級的情形，大概有些不妙了」。

他分析這種情形，認為是女人非罪。奢侈和淫靡只是一種社會崩潰腐化的現象，決不是原因。私有制度的社會，本來把女人也當做私產，當做商品。一切國產，一切宗教，都有許多稀奇古怪的規條。把女人看做一種不吉利的動物，威嚇他，使他奴隸般的服從；同時又要她做高等階級的玩

具，正像現在的正人君子，他們罵女人奢侈，板起面孔維持風化，而同時正偷偷地欣賞着肉感的大腿文化。在風騷多姿的蹦蹦戲皇后面前儘着擠眉弄眼的高貴的賓客，正是最善於說教內的挺漂亮的紳士！

他說上海女人們要竭力修飾自己的身體，目的在要拉得住男子的心的。一切。而這修飾的代價是很貴的，不但是物質上的，而且還有精神上的。不論是「生意上」的女人，即使是「人家人」的女人，時髦和漂亮，青春和肉感，是她們的靈魂，是她們的資本。

凡是時髦女子所表現的神氣，是在招搖，也在固守，在羅致，也在抵禦，像一切異性的敵人，也像一切異性的敵人，她在喜歡，也正在惱怒。這神氣也傳染了未成年的少女，我們有時會看見她們在店舖裏購買東西，

側着頭，佯嗔薄怒。如臨大敵。：總之她們大抵早熟了。上海少女們的早熟，使「西遊記」裏的魔王，重再見於這二十世紀時代的色情都會。

魯迅談鬼

魯迅先生最喜歡說幽魂鬼怪等的話，但他不相信有這些東西的存在。

有一次在日本作家「鹿地宣」家裏說出這麼一個故事：

「我回國後在紹興學校裏做教務長，從學校到家裏必定走過一條半月形弧線的道路，另外還有一條捷徑，但是在墓墳中間。有一天晚上我回家遲了，心裏想，走那一條好呢？就選定走捷徑吧。兩旁的茅草很深，我沿着小徑走去，忽然看見面前有個白東西寂寂地走攏來了，漸漸地變小，終

於在那邊不動了。我心裏跳着，雖不相信鬼怪，但很是害怕，咬緊牙根向前去，走近那白東西一看，原來是一個人蹲在那裏。……」

魯迅的慷慨

魯迅的一生，最不喜歡人家說諂媚話，要是人家的諂媚話給他聽了，便會不爽快的。好幾年前，廈門大學的校長林文慶，想拉盡海內的名士去那裏教書，也就請到了魯迅。可是林文慶是個十足的資本家信徒，無論什麼事，總要對資本家諂媚的，魯先生却是一個革命文學的作家，向來有着十足的「窮酸」脾氣，自然很難和資本家討好的。文慶知道校中諸教授，很有些人在說他爲資本家盡忠，做資本家的走狗（原來作資本家的走狗，

是很不合真正讀書人的口胃的。)便召開了一個校務會議，來向衆教授解釋。起初先致一個開會理由，接着便痛陳校主陳嘉庚的毀家興學的苦心，希望諸位教授戮力做去，不要有負他和陳校主的一片期望。魯迅聽了，心裏頭覺得不吐不快，登時從袋裏掏出四角錢小洋叫校役放進學校捐款箱去，充作教育經費。並說：「我是一個窮教授，鄉裏頭只有破落戶一間，充其量不過三百元光景，現在我也捐四角錢助學，這數目，和陳校主相形起來，誰多誰少？」

又魯迅的說話也慷慨得很，對不滿的現實，從不曾發過傷感的牢騷。有一次，他在一個青年會講演說：「可以安居樂業的，只有籠裏的鳥，」的是慷慨的豪語。

可是，現在的魯迅先生已經是不會再來說些什麼了，却只有教我們瞻仰着先生的遺容而噓唏了！

魯迅的幽默

蕭伯納前次來華，曾謂魯先生曰：「大家說你是東方的高爾基，請問還是你的文章有高爾基好？還是長得像高爾基？」據云魯先生微笑而未答，頗盡幽默之能事。

詩哲徐志摩，於失戀後赴平與陳教授合辦「現代評論」，魯迅先生投以失戀之詩，結果並未登載，於是先生撫其鬚而笑曰「長了鬍子，連戀愛也不許談了。」

魯迅和孤桐總長

當民國七八年，章士釗做北京政府的教育總長時代，說魯迅有「鼓動學潮嫌疑」，因而把他的僉事職開了缺，並且，列為「通緝七教授」的學蠹」之一，於是魯迅翁大動肝火，運用他的辛辣尖刻的文筆，單槍匹馬地和「孤桐總長」與「孤桐派」的西醫教授之類，大開筆戰。

現在「我家的」「孤桐總長」，已放棄了洋場大律師的生涯，居然又搖身一變，走馬上任，做了冀察政委會的「紅倌人」了。可惜的是魯迅先生死了，不然，我們一定又可以讀到較前更辛辣尖刻的諷罵章士釗的文章吧！

魯迅的裝飾觀

魯迅先生說話的辛辣，已是無人不知了。就是他的一切有趣無趣的事，在文壇上也認為談話好資料。這裏，關於他的一生的裝飾觀念，想來也是值得一講的。

一九二六年他在廣州中山大學做文學院長的時候，同事們看他身爲一院之長，散亂的頭髮，已長得蔚然可觀，覺得很是替他羞恥，便告訴他說可以「開伐」了，同時，晶亮的鏡子，也須購置一個，可備「課餘」之用。魯先生聽到這話，並不爲難，却很自然的說：「省下幾角錢作爲買大便紙，最上策，頭髮長了，並不會不衛生，大便後，「辦理」不乾淨，才

會忐忑不安。至於買鏡子，更可大大不必。鼻子失掉了，自然會知道。臉上沾了污塵，不過是外界的攻擊，小心提防，自無外患。鬍子粗長了，那是她自身的年紀的老大。」這絕對的真理，一時很引起一般人們認爲是怪談。而且，很有向他的說話者施以一種「刻薄」的懷疑。

又魯先生在他的怪癖的個性中，對於下屬人談話，向來很少有過以位置的高低而分別了尊卑，通常概以平等地位看待。因其如此，在他屬下的人，便時常和他談談閒話。有一次，中大的雜役，看到他的不大講究裝飾，替他發了一陣可惜的感歎；不利用時機，利用地位，利用身價的高大和聲譽的美好，仍舊是一套破舊的長衫，素淡的布鞋，平庸書生的窮酸模樣。便問他說道：「先生爲什麼不革起履和西起裝來？真真是大失機會！」

迅聽到這話，不禁呵呵大笑。他說：「年青的人，可以找找愛人，滿臉塞着鬍子的人，差不多要搬到墳墓裏去居住了。」一向不會受過魯先生的「針鋒」一刺的雜役，居然也有些羞愧。

魯迅和紅金龍

自從魯迅死後，凡自認和他有過關係的，差不多都認為這種關係是無上光榮似的，於是大眾都紛紛寫着「我和魯迅」，「魯迅種種」的文章，我們記得在第一卷第十一號的光明半月刊上，曾刊過一篇孔另境君所作「我的記憶」，其中雖然是寫着魯迅生前的一切，但其實不過是表示該作者與魯迅的關係罷了，文中有着這樣一段的記述：「……我雖不和他通訊

，但關於他生活的情形，仍隨時可以得到，我特別關心於他的身體，因為和他接觸以來，一直就感覺他很不健康，而他對於煙酒二物，又特別嗜好，煙是一枝接着一枝地吸，我幾乎沒有見他手指間斷過煙捲，煙的質地又是十分惡劣，第一次見他吸的一種橡皮頭的，後來一直見是「紅金龍」之類；……」

據一位烟公司裏的人告訴我：「當時這段記載似乎是明明指定紅金龍香煙爲質地惡劣的香煙，實含有破壞商業名譽，以及妨礙商業的舉動，故當時頗有引起涉訟交涉的危險；後來因爲是紅金龍常是魯迅吸食的原因，反而把紅金龍的地位提高了，而營業也突較平常增加，事遂寢」，這實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因爲魯迅吸食的原因，簡接可以把物品提高，這

足見魯迅爲人敬仰的一般；但是爲了敬仰魯迅，而不去學他的精神，反而去學這一些日常生活不重要的事，却也幼稚得太可憐了。其實，中國文人。不想創造，祇想模仿，僅僅會寫兩首詩，會畫兩筆畫，便長頭髮大領結的裝飾起來，更是無聊得慘不忍觀，所以中國的文人，最大的毛病，便是沒有創造的精神，只有模仿的勇氣！

魯迅與北新之版稅

最近因黃源在譯文之一記，而引起魯迅與北新之版稅問題。李小峯既開除讀譯文之職員，復在立報作兩次長篇聲述，言素不欠魯迅版稅，更無餽養魯迅論敵之事，實則黃源所記，固係實錄，特簡略耳。愚嘗聞諸魯迅

生前談及，蓋當時北新既欠先主版稅，復擬以巨款購買蔣光赤之小說，先生於是乃對小峯言將彼之全部版稅速即結一總數，究竟共欠若干，否則擬請律師以法律方法解決，計算結果，約爲一萬數千元，北新固無力一時全數付清，惟不得不將所擬購買蔣光赤著述之款，移付先生作還所欠版稅之一部分矣。故光赤後潦倒病死，對此事亦不無少許關係。愚爾時戲問先生：「萬一北新以後停付拖欠版稅，法律救濟，爲効既緩且微，將他奈何？」先生卽笑曰：「北新如不繼付版稅，余固籌有對付之法者，卽當刊一廣告於各報稱：『本人在北新出版之一切著作譯述，自卽日起，咸自拋棄版權，歡迎出版界自由翻印云，』」余聆畢爲之輟然不止。及今思之，當時音容宛在目前，而先生已撒手塵世矣，言念及茲，曷勝黃鱸腹痛之感。

魯迅的遺產交涉

周作人將來滬

以魯迅那樣咀咒舊社會制度的人，他自己都應當會料不到，在死後還會引起了一場深含舊制社會色彩的遺產毒的爭執吧？然而，在最短的最近，我們知道這種爭執，是會爆發開來的。

自從他夫人許廣平女士和北新書局大打版稅的官司以後，而許廣平還委託了律師，登報聲明此後關於魯迅的版權問題，大有非她不能過問之勢，不料這種消息傳到北平，却引起魯迅的原配夫人的恐慌，因而和周作人幾度商量之後，才決定由周作人以兄弟的名義，親自出馬來滬，向許廣平

作個拆衝的交涉。

原來在魯迅生前，魯迅曾囑由北新書局每月匯去百元，作爲北平夫人的瞻養之用，及至魯迅死後，許廣平的啓事登出，因而北平那位夫人，才無名火起，以爲許廣平未免太大，同時爲了此後的一百元的津貼問題，也起很大的恐慌，所以才決定了必須起來力爭，當時據說也曾刊登廣告聲明，作爲南北的遙遙相對，後來經過商量，才決定由周作人親身來滬，作直接的交涉。

周作人來滬交涉的方針，大概是以此後雙方家庭生活的維持，主張魯迅的遺產收入，應當想個公平妥善的分配的辦法，不能都歸許廣平一人獨得，大概當周作人到滬之日，便是魯迅遺產交涉爆發的時候了。

魯迅兩夫人互爭遺作版稅

這幾天黃源許廣平和北新書局在報上爲了魯迅的版稅問題大打筆墨官司，因爲黃源許廣平的進迫，使北新書局不得不公布律師簽字的賬目，這樣似乎北新并不欠魯迅什麼錢。

其實這中間是伏着一個魯迅家屬的內部鬭爭的：

魯迅在北平有一個太太，是大家知道的。廣平夫人是魯迅先生的由戀愛而結合的夫婦。魯迅先生在時，每月寄一百元到北平去，面子上是給他們老太太做生活費，而實際上是給大太太的津貼。魯迅一死，廣平夫人是住在上海，即行就近交涉；邢大太太的一百元，就有從此落空的危險，所

以周作人函電交馳的問北新是不是照寄這一百元了。

魯迅一死，我們就聽到平滬兩地都有魯迅全集的編輯，上海以許廣平爲中心，而北平以周作人爲主腦。最近，魯迅的北平夫人曾經有一信給北新說明北平周作人所編的魯迅全集，決計由北新出版，這消息當然會引起廣平夫人的恐懼，恰巧黃源在「譯文」上罵北新，於是這一場論戰就開始了。

廣平夫人她們的表示，是北新每月給魯迅的版稅，不過一百多元，這點她在招待新聞記者的談話中，也曾提及。但是，我們知道北新每月是支付魯迅三四百元的，現在北新公佈賬目了，和我們知道的不差什麼。

這樣數目自然會引起北平方面的注意，於是廣平夫人又聲明並沒有這

些數目，最多二百元而已；這苦心我們是知道的。

現在這論爭還沒結束，大概終於不了了之吧？不過有兩點我們是可以說定的：第一就是魯迅全集將來一定有兩種，上海一種由許廣平他們編輯，而由上海雜誌公司出版，北平一種由周作人他們編輯，而由北新書局出版；這兩種全集前者編於新，後者編於舊，內容是決不會相同的。而魯迅的上海和北平兩位夫人，就各依一種來生活。

第二是這兩種全集將以出版的先後而決定營業的優劣，周作人編輯的一種，大概因材料的困難而出版要稍後罷。

最近，據我們探息北新實際上還欠魯迅三四千元哩。

魯迅先生奮鬥一生，死後所留的著作和一些稿費版稅，却成了人們爭

奪的目標，魯迅也種下了傳統性的遺產毒，這是他生前所萬萬料不到的罷！

魯迅夫人的牢騷

魯迅死後，其門人孟十還黃源胡風田軍等，互爭甚烈，自魯居室鬧到殯儀館，更鬧到萬國公墓，魯老頭子一葬掉，未亡人許廣平實在看不過孟田等瞎鬧，就對他們說：『現在你們什麼都不要爭，先合力把死去者的遺作全集編印出來再說。』於是大家低聲低氣答應了，然後散去。現在他們預備編印的魯迅全集，還沒動手工作，因之聽說許廣平大為傷感，時時向人發牢騷，說老頭子生前看錯了人！

魯迅之德配與筆名

在滬逝世之文壇鉅子魯迅翁，於許廣平夫人之外，別有一「德配」朱夫人，與魯迅之母，同居於故鄉，朱夫人爲一古典派人物，不甚達世務，至今猶留髮挽小髻，與魯迅翁蓋純粹爲舊式的結合。而許廣平女士則係以師生之誼，進而爲夫婦之愛者，其間自有軒輊之分。報載魯迅與其朱夫人，已四載未晤面，可知魯迅翁亦一棄舊憐新之人物也。魯迅翁原名周樹人，其所以用「魯迅」二字爲筆名者，則以其太夫人氏魯，蓋從母之姓耳！

關於魯迅的「氣量」「偏狹」之說的來源

魯迅先生已死了。但據說還有人在論到他底氣量，說他氣量是偏狹的；甚至連他的弟弟周作人先生也是如此說。

這倒使我想起了在創造社與語絲派論戰的時期，魯迅先生發表的一篇文章，題曰「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因為那時創造社方面有位弱水先生，做了一篇「談中國現在的文學界」，這篇大文裏就說從魯迅先生的論戰上看來，他的氣量是太窄了的話，於是魯迅先生便寫了上面那篇文章作為回答。

另外又記得在魯迅的「華蓋集續編」裏，也讀到類似的事，就是魯迅先生向陳源教授批評或諷刺了幾句，而陳源似乎就說他「跳得八丈高」，這句話雖沒有明白說出魯迅的氣量，但意思裏也可看出說他量窄性燥的意

思，此外還有李四光教授，據說也會勸他「十年養氣」，這種說法也是與前面的一鼻孔出氣，可見論魯迅底氣量，並不自今日始。

但我在魯迅先生的文字裏却看不出他底氣量之狹小，細想那些說他氣量狹窄，也有個原因的，本來像陳源，孤桐先生，和李四光之流的確魯迅先生所反對而老實不客氣地譏刺過的，至於弱水先生，那時也和魯迅站在對敵的地位；魯迅先生要譏刺或指摘他們的言行，便公然正直地說話，於是在那些人們看來，就算他氣量狹窄了！

對於這，是覺得很可笑的！如判斷人家氣量狹窄的弱水先生那一方面底創造社，在那時就曾經將整本的刊物全都化爲攻擊魯迅先生的工具；而當時他們的這種氣量，他們自己却沒有覺得，這是頗爲可惜的！

其實所謂氣量宏大，往往也是危險的事。譬如人家要打你左臉，你連右臉也送了過去，這大概就算爲氣量宏大了。可是像這類奴隸性寬宏大量，在向惡環境奮鬥的戰士底魯迅先生身上是找不出來的！

所以，人們假若胡亂地攻罵或中傷起魯迅來，而魯迅倘緘默無言，任他們攻罵，還有人家底一言一動，而他也一句不批評，那麼，那些人們或許就不會說他氣量偏狹了吧。

至於周作人先生近年的思想，顯然和魯迅先生是不同的，他安居在苦雨齋裏喝茶而什麼都不在心上的那種悠閒態度，其氣量當然也是很宏大的了，而對於永遠以戰士身出現的魯迅，自然難以有正確的瞭解的。這一點，恐怕作人先生自己也難以否認的吧。

總之，魯迅先生底氣量並無什麼偏狹，他對於這人世祇有用清醒的頭腦，銳利的目光，和公正的態度，來認清什麼是對或不對，正確或是錯誤；而對於所有惡劣的言行，與勢力，他是要加以猛烈的抨擊的。

曹聚仁先生有一篇社論，稱魯迅先生是「剛愎」的，這話還比較是對的，但魯迅的這種剛強的精神，被有些人的錯誤的觀點看來，却變為氣量的偏狹了。

郭沫若推崇魯迅

與施耐庵羅貫中吳敬梓李卓吾相提並論

魯迅先生是中國文壇的巨頭，他死了之後，大家都熱烈地在哀悼他，

紀念他；這中間有些人固然是爲先生所不屑要他們裝假場面去紀念他的，然而真正與他生前站在同一戰線上的戰友，死後去紀念他，不但不足爲奇，而且是更要來得沉痛，有意義。

譬如徐懋庸先生不久前同他開過筆戰，當魯迅先生死後，就有不少的人覺得徐先生的哀悼，額外注目似的，其實像徐先生的輓聯中流露出來的那種哀感，與一般人的比較起來，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事實很明白的，作爲同志間的悼念，並不是以單純的個人感情爲主的。

再如郭沫若先生罷，他也同是中國文壇的一巨頭。魯迅先生生前雖然與他開過不少次激烈的筆戰，但他們之間的工作傾向。始終是同一的，這是誰也否認不了的，郭沫若先生與魯迅先生平常不僅私人間的關係有「不

可思議的淡泊」，「甚至連沒有一次的通訊」（郭沫若語）就一般人看來，也許更要認為是奇蹟了吧，然而我們現在又看看郭沫若先生是怎樣紀念魯迅先生的。

立報的「言林」上刊出郭先生的一幅「輓魯迅先生」，不僅對仗工絕，其中且包含着無限哀思，茲照錄如下：

方懸四月，疊墜雙星，東亞西歐同殞淚。

欽誦二心，憾無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

此外如「質文」（二卷二期）上的「民族的傑作」一文中，郭氏稱「魯迅先生是我們中國民族近代的一個傑作」。同時他又在最近的「現世界」上的「墜落了一個巨星」中說：

「……在現在看來，魯迅最近的文筆活動的潑刺精神，完全是像太陽要下山時滿天的紅霞。致命的疾患不斷地內蝕着他的生命，而他對於病菌健鬥着的情況是可以令人流淚地活躍着的。真有拿着劍倒在戰場上的勇士的風貌。」

「但是，魯迅是不滅的，他的聲名在中國文藝史上無疑地是和施耐菴，羅貫中，吳敬梓，李卓吾等一樣地，作為永遠光輝的存在而存在。……」

我們看了上面這一段文字，魯迅先生的偉大處，是並不因他與郭先生的關係「淡泊」而稍減的，郭先生的筆底仍舊是給這位巨星放着光輝的。

徐懋庸輓魯迅

聯語引起了誤會——

在『通俗文化』上有一番解釋

魯迅先生逝世後，有不少的人懷着一種好奇的心思或鬼胎，去注意和他不久以前開筆戰的徐懋庸的表示，這實在是多餘的事，因為事實很明白地告訴了我們：徐先生不僅是同魯迅先生站在一條戰線上的同志，而且他也是魯迅先生最愛護的一個青年。由此可以知道，魯迅先生生前之所以要痛責他，正是愛護同志過深的緣故，當然魯迅先生的死，是只會使徐先生感到深切的痛惜的。這個，我們從他的輓聯語氣中就可以看出來。

但奇怪的是，據說徐先生的輓聯送去掛了一天就被取消了！原因……是有人（當然是那些自命爲受魯迅青睞的人）說他是在諷刺魯迅先生。聽說這個消息徐先生知道後，是非常氣憤的。在最近出版的四卷八號「通俗文化」上「紀念魯迅先生」的篇幅中有一篇徐先生的「魯迅先生又有一比」，他不僅承認魯迅在中國，很像高爾基之在蘇聯，同時又把魯迅比做十八世紀的法國的服爾泰。此文後面還有一個「附記」是徐先生對於那副輓聯的解釋，現在把它抄在下面，藉供讀者們參考：

「魯迅先生死後，我的痛苦和感想非常複雜，一時實在說不完。除了在得噩耗的當日寫了一副輓聯，次日瞻仰遺容後又替「光明」寫了一篇短文之外，應「通俗文化」之約而作的上文，才是第三次發表意見。

「我的那副輓聯，是被治喪處的不知誰某取消了，他對人宣傳的理由，是其中有諷刺魯迅先生之意，這真完全是胡說！好在聯上的文句我已寫入光明上的紀念文內，許多人已經看見了。那上聯是「敵乎，友乎？余惟自問」這是說，我到底是先生的敵人，還是友人呢？這我只問自己就是了，這問字還可以作「責勉」解。下聯是「知我，罪我——公已無言」。這是說，先生生前，看到我的好處，壞處，都不吝批評，但現在是無言了，在我這面是不能再受教誨了。——雖然這樣的解說，反不如原來十六字中涵意之深切沉痛，但對於那個取消它的某人，實在只有這樣把「文言」譯成「白話」給他看，才能使他懂得了！——要是他本也懂得，偏是故意曲解，故意取消的呢，那麼就是別有居心了」。

徐懋庸演講魯迅論

在不久以前，曾爲了「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而和已死去了的魯迅先生開過筆戰的徐懋庸先生，應正風中學生生活委員統領之下的文學研究會的商請，在一天下午去講演，而他的題目又偏巧是「魯迅論」。

「要論魯迅先生，這是很複雜的。他的一生，他的個性，他的思想，他的作風，很可以研究；不過，他的爲人，就很少有人能澈底的瞭解。而這次叫我來講魯迅，依最近的事件，（按即指他們的筆戰）這更難講，說好又不行，說壞又不行！」徐先生這樣子開始了，接下去是：

「魯迅先生的確是一個民族戰士，並且他有一種特點，就是他若不把敵人打倒，他誓不甘休。但是他這種不屈的英勇的戰鬥精神那裏來的呢？依我看，他這種精神上的優點也許就是他德性上的缺點——氣量狹小所造成的——從魯迅先生最初創作「狂人日記」中，他就表白了一個人因受了生活上的變化而發狂，而憤恨；這個主角的行動恐怕也就是魯迅先生的自白。我們又從他同他夫人的通訊中可以找出他所以「氣量狹小」的原因來。他覺得青年人是可怕的，他常用惡意先去猜測人家，防範人家，（這也許是多疑）像我以前給了他一封信後，他就惡意地猜測我了。這裏早存了他所以「氣量狹小」的「迫害狂」心理了。可是他的「迫害狂」又那裏來呢？這種「迫害狂」大概是受了社會制度的迫害而發生的。在他的青年時代

他就感覺到社會制度的黑暗，封建制度餘力下的人情的冷酷，所以他對於社會又憤恨，又絕望而又很悲哀；但是他的個性，因為對於社會的見解而又變成倔強了。他以為投降「黑暗」也是死，而被敗於「黑暗」也是死，與其投降而死，反不如鬥爭而死，所以他順着個性而英勇地和「黑暗」鬥爭。魯迅先生一生過程中的戰鬥精神在我們的民族史上是很寶貴的，並且影響了整個民族解放運動。我們要接受他的戰鬥精神，但是我們要知道它的來源。要知道我們的敵人是永遠地殘酷的。

「在魯迅先生沒有見到中國的社會主義勢力伸展之前，他是很絕望，他感覺到這社會的冷酷真如『鐵屋子』，是永久打不破的。但是在他看見社會主義勢力伸展之後，他才有些希望，最近，我和他爲了文化界的兩個口

號而發生衝突，可是魯迅先生對於「國防文學」和「統一戰線」的原則是
很贊同的；不過他覺得這「國防文學」太籠統了，當下個定義是「民族革
命戰爭大眾文學」，但是，後來胡風先生又把它誤解爲口號了。所以我和
他起了衝突。雖然，魯迅先生的意思很好，但是他有一點誤解，他要非常
革命的，他沒有顧到目前的處境，目前的形勢。雖然是這樣，可是我對於
魯迅先生的態度，愛護後起，這很使我欽佩，一點沒有反感。我們要學他
的戰鬥精神，學他的認真態度，但是我們要小心，我們的戰鬥精神，是要
從積極的集體的鬥爭經驗產生出來。不應從自己的生活上的病態方面產生
出來。我們只可以學習他的鬥爭方式。

「現在魯迅先生已死了！這於中國的確多方面都有極大的損失；而最

大的損失，就是他這種戰鬥精神的堅持力量的減少，間斷。記着吧！我們要學習魯迅先生的戰鬥方式！我們要從積極的集體的鬥爭經驗中產生出我們的戰鬥精神來去求着我們民族的解放！自由！平等！」

魯迅的早期作品

在魯迅早期的作品中，我最愛他的「風箏」，寫得剛峻，然而却又極細膩，人到中年後回想兒時一種不可遏抑的悲哀，都在他的筆底下流露出來。因他弟弟的全然忘却其幼年所曾遭受過的虐待，益發增加了他的不可捉摸的悵惘。字裏行間，表現得十分親切而真實，誰說魯迅是冷黯無情的呢？

魯迅先生的「義父」問題

故事是這樣：一個陌生青年，闖進魯迅先生屋子裏，說是爲了欽佩，願意做僕役，不願離開欽佩的魯迅先生，魯迅先生受了感動，就留下來供給他住食零用，後來這青年要魯迅先生代找職業，魯迅先生就給介紹了一個職務，錢却由魯迅先生摸出的，這青年就拿魯迅先生的錢看電影坐汽車。再到後來，向魯迅先生借了十塊錢，便捲了所有值錢的東西逃走了。作者說這故事可以歸結出如下的三個步驟的公式：一是把虛僞好聽的話奉承獻媚。二是進一步要求給出錢出力。三是更進一步而偷竊。所以，凡說虛僞獻媚的話向你要求而至偷竊的，都是屬於這「義父」一類的人。

真的，現在這一類「義子」型的人，是相當多的，魯迅先生所遇的，還不過其中之一。

魯迅周作人：

喝茶的不同

是中國人，不喝茶的大概很少罷。周作人先生，既以苦茶名其庵，然而據說他喝的茶，是并不苦的，魯迅先生和作人先生，雖則是兄弟，而見解思想，并不相同，這是盡人皆知的。現在，我們知道他們兩個人的喝茶的態度，也并不相同。

魯迅先生，在一篇叫做「喝茶」的文章中說：

「某公司又在廉價了。去買了二兩好茶葉，每兩洋二角。開首泡了一壺，怕她冷得快，用棉襖包起來，却不料鄭重其事的來喝的時候，味道竟和我一向喝着的粗茶差不多，顏色也很重濁。

我知道這是自己錯誤了，喝好茶，是要用蓋碗的，於是用蓋碗。果然泡了之後，色清而味甘，微香而小苦。確是好茶葉。但這是須在靜坐無爲的時候的，當我正寫着「喫教」的中途，拉來一喝，那好味道竟又不知不覺的滑過去，像喝着粗茶一樣了。

有好茶喝，會喝好茶，是一種「清福」。不過要享這「清福」，首先就須有工夫，其次是練習出來的特別的感覺。由這一極瑣屑的經驗，我想，假使是一個使用腦力的工人在喉乾欲裂的時候，那麼，即使給他龍井芽

茶。珠蘭香片，恐怕他喝來也未必覺得和熱水有什麼大區別罷。所謂「秋思」其實也是這樣的，騷人墨客，會覺得什麼「悲哉秋之爲氣也」，風雨陰晴，都給他一種刺戟，一方面也就是一種「清福」，但在老農，却只知道每年的此際，就要割稻而已。……我們試將享清福，抱秋心的雅士，和破衣粗食的粗人一比較，到底誰活得下去，喝過茶，望望秋天，於是我想不識好茶，不有秋思，倒也罷了。」

而周作人先生，却并不如此。他在一篇和魯迅先生相同的文章的題目，——喝茶中說。「喝茶以綠茶爲正宗，紅茶已經沒有什麼意思，何況又加糖與牛奶？……喝茶當於瓦屋低窗之下，清泉絲茶，用素淡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飲，得半日之閑可抵十年的塵夢，喝茶之後，再去繼續修各

人的事業，無論爲名爲利，都無不可，但偶然的片刻優遊，乃正亦所不可少。……」

至於我們，則覺得茶的工用，在於解渴。好茶自然要喝，而在沒有好茶渴的時候，即白開水，甚至冷水，都是好的，這或則還給周作人先生所笑，但也不能管不得許多了。

古人爲言，一杯爲品，兩杯解渴，三杯爲牛飲了。而我們的渴法，——一杯二杯三杯，都視需要而定，有時候四杯五杯，也難說，這和作人先生相差太遠了。但誰管得許多！

魯迅貼壹百元

周作人斤斤於此而竟忘兄弟之情

作家總是一個站在時代前面的人，他是一個豫言者，他永遠和陳舊的保守的一切奮鬥。

作爲新的文化運動的五四狂潮泛起，以北大同人爲主體的雜誌「語絲」，就盡了很大的力量。那時，和舊勢力的代表，章士釗，陳源等，做着持久的殘酷的搏鬥的，是「會稽周氏」的大先生和二先生，——魯迅和周作人。他們是中國新文化運動中的雙壁。在這次戰爭中的堅韌和勇敢，引起多少青年的景仰。

因爲帝國主義和封建殘餘的勾結，這作爲資產階級的新文化運動，很

快的失敗了。有許多當時的健將，自覺的或不自覺的，投降或退伍。而真正勇敢的人，還是準備用更大的力，來完成這任務。這兩種人物，大先生和二先生。又各是很好的代表。周作人先生，他怎樣努力把自己沉浸於「苦茶」和「草木蟲魚」中啊！

因為俞平伯沈啓無他們的力捧，周作人成了所謂「京派」的大師。照他們的宣傳，「京派」是異於「海派」的「商業競爭，唯利是圖」的。可是在這一次魯迅先生的喪事中，這「京派」大師的面目，却暴露得淋漓盡致了！

事情是這樣的：當北新書局欠魯迅先生的版稅最多時，魯迅先生曾經和北新交涉了一次，交涉結果，北新答允每月給魯迅三百元生活費，另外

直接寄一百元到北平去給魯迅的老太太用。

這一次，魯迅先生死掉，周作人先生假使真正念手足之情，那末，無論如何，應該專程南下，替自己的老哥料理後事。可是周作人并沒這樣做，除了在北平對新聞記者發表談話，對魯迅先生諷以微辭，和託故不肯南下外，更打了一紙電報給北新書局，問他們魯迅死掉，那一百元是不是照常寄到北平給他們的母親。這個我們不能不說，周作人先生太精明了。

這一百元，本來是魯迅寄給他們老太太用的。近年來魯迅先生，因為各種關係，弄得生活十分困難，周作人假使體諒到他這一點，一定不再要這一百元，而獨任老太太的椒水之需了；因為周作人身任北大的特別講座，每月有六百元的固定收入，是分文不會少的。兼以版稅稿費，每月所入

，一共不下千元，難道周老太太一人所需，還怕缺乏嗎？而于魯迅先生死後，巴巴地打這一個電報，不免暴露了自己的小氣！

關於周作人先生，平日給我們的印象，總是一個厚道的君子，想不到他於這種地方，竟如此斤斤計較，可見一個人，實在有兩重人格的。

魯迅先生近年來在經濟困難之中，還是竭力幫助認識的和不認識的人們，這較之周作人先生，偉大在那一邊，又是清清楚楚的了。

「京派，京派，何處有京派？我不禁寤寐以求之，徬徨以覓之！」讓我們來這樣摹仿一下汪精衛先生的名作，來收束罷。

事實上，我們倒非常希望着真正反對「商業競爭唯利是圖」的「京派」的。

魯迅與知堂老人異趣

提攜兒子作文學家

魯迅生前。人僉知其個性之倔強，與迺弟知堂老人之隨遇而安，適成一反比例，蓋不特兩人思想不同，即生活上之嗜好，亦各異其趣，魯迅嗜麪藥，而知堂老人則好飲苦茶；魯迅逝世前，嘗於其所撰「死」一文中，預立遺囑，中有一條曰：「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此與知堂老人之竭力提拔其公子爲文學家，亦復背道而馳，知堂老人之公子伯尙（又名伯上），自東遊扶桑歸來後，恆從事寫作，以前華北日報李健吾所編之「文藝週刊」，屢有其作品

發表。邇時上海方面之「論語」「宇宙風」諸刊物，向知堂老人索稿時，知堂老人每以其哲嗣之作品應付，而附以推薦之函，以是最近之「論語」及「宇宙風」上，乃時有署名伯尚之散文發表；此與魯迅之誠其後人作賣文生涯，可謂絕妙之對照也。

魯迅先生一遺憾

魯迅先生溘然長逝了，在這一年來，他確有時有過火之處，筆下橫掃了很多人，但是在這以前，他的對人也有使人畏敬之處，這種畏敬，就是基於他筆下雖對敵人無情，而對於面對面時却永遠含着一種期待之心。

據說，這是前幾年的事，他在內山書店遇到了一位他熟悉而又有友誼

的朋友，這朋友對他是很好的，不過爲了文學上的論戰，那朋友却始終站在另一條戰線，和他會針鋒相對的對壘過，但對他依然維持了私人的友誼。那時，他很願意說服那朋友，所以特地覷個便當，回轉腳跟來跟那朋友說話，那朋友却終於不答應，據那朋友說，他雖然不答應他的要求，但是那種精神，那種感情，却是他所始終忘不掉的。

在答徐懋庸書中，他無意又射了這朋友一暗矢，那朋友却不在乎，他說，讓他吧，他在內山書店轉腳跟來和我講話的情形，始終不會忘記的，但爲了立場的不同，我們對他不住是可以的，但現在混在一起去對付他，却大可不必。

魯迅先生眼中的社會日報

前些時，有人看見魯迅先生批評了社會日報一句，就接二連三替社會日報加了許多罪狀。我知道魯迅先生並不是抹煞真是非的人，早想把這封信發表出來，以塞悠悠之口。現在魯迅先生逝去了，我就把這封信當作一件紀念品刊在報上。（聚仁附註）

聚仁先生：

昨天看見芒種，報上都無廣告，××似亦有不死不活之概。

因爲先生信上提過社會日報，就定來看看，真是五花八

門。文言白話悉具，但有些地方，却比「大報」活潑，也有些是「大報」所不能言。列如昨天的「謠言不可信，大批要人來」，就寫得有聲有色。近人印古書，選新文章，却不注意選報，如果擇要剪取，彙成巨冊，若干年後，即不下於「三朝北盟彙編」矣。

今天却看先生之作，以大家之注意於胡蝶之結婚爲不然，其實這是不可省的，倘無胡蝶之類在表面飛舞，小報也辦不下去。（下略）

專此布達，並請 刻安！

魯迅頓首十月廿九日

魯迅致曹聚仁信

聚仁先生：

惠惠頃奉到。南腔北調集於月初託書局付郵，而近日始寄到，作事之慢，令人咋舌。多傷感情調，乃知識分子之常，我亦大有此病，或此生終不能改；楊××却無之，此公實是一無賴子，無真情，亦無真相也。

習西醫大須記憶，基礎科學器，至少四年，然而不過一毛胚，此後非多年練習不可。我學理論兩年後，持聽診器試聽人們之胸，健者病者。其聲如一，大不如書上所記之了然。今幸放棄，免於殺人，而不幸又成文氓，或不免被殺。倘當崩潰之際，竟尙倖存，當乞紅背心掃上海馬路耳。

周作人自壽詩，誠有諷世之意，然此種微解，已爲今之青年所不憚。羣公相和，則多近於肉麻，於是火上添油，遽成衆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擊文字，此外近日亦無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負亡國之責，近似亦有人覺國之將亡，已在卸責於清流或輿論矣。

魯迅的一封信

魯迅於民國十五年，在閩，因環境不合，而來上海。其時，有傳魯迅氏被捕的消息。因此魯迅致函僑居日本的李秉中君，我們可從信中，大致知道魯迅當時的境况。原信如下：

秉中兄：

頃見致舍弟書，藉知滬上之謠，已達日本，致勞殷念，便欲首塗，感
槍交并，非言可喻。我旅滬以來，謹慎備至，幾於謝絕人事，結舌無言；
然以昔曾弄筆，志在革新，故根源未竭，仍爲作家中之一員。而上海文壇
小醜，遂欲乘機陷之，以自快慰，造作蜚語，力施中傷，由來久矣。哀其
無聊，付之一笑。上月中旬，此間捕青年數十人，其中之一，是我的學生
。（或云有一人自言姓魯，）此間飛短流長之徒，因盛傳我已被捕。通信
社發電全國，小報記者盛造謠言，或載我之罪狀，或敍我之住址，意在諷
喻當局，加以搜捕。其實我之伏處墉下，一無所圖，彼輩亦非不知。而滬
上人心，往往幸災樂禍，冀人之危，以爲談助。大談陸王戀愛於前，繼以
馬振華投水，又繼以蘆女士被強姦案，今則輪到我之被捕矣。文人一搖筆

，用力甚微，而於我之害則甚大。老母飲泣，摯友驚心，十日以來，幾於日以發函更正，爲事亦可悲矣。今幸無事，可釋遠念。然而三告投杼，賢母生疑。千夫所指，無疾而死。生丁今世，正不知來日如何耳。東望扶桑，感愴交集，此佈。卽認曼福不盡。令夫人均此致候。

迅啓上

魯迅遺書

庸清兄：

來信已到，欸須略停數日。教育部有明日領取支票之謠，倘真，則下月初可有，否則當別設法。使無礙於往曹卅度孔家生活耳。

庸清兄：

看了我的信而一夜不睡，卽是又中我之毒，謂不被傳染者，強辯而已。

我下午五點半以後總在家，隨時可來，卽未回，可盼候。

庸清兄：

今天得來信，俱悉。

邊雪鴻泥記事件，我早經寫信問過，無覆。當初疑其忙於招待「太翁」，所以無暇；近又託孫伏園面問，未遇，乃寫信問，仍無覆，則不知其何故也。或者已上祕麗崖修道，抑仍在北京著書，皆不可知，來信令我作書再催并介紹，今寫則寫矣，附上，但卽令見面，恐其不得要領，仍與未

見無異，「既見君子，云胡不喜」非此之謂也。况我也不善簡牘，不能作宛轉動聽之言哉。

至於款項，倘其借之他人，則函牘往反，而且往反再三，而終於不得要領，必與賣稿無異，昔所經驗，大概如斯。不如就自己言，較爲可靠，我現在手頭所有，可以奉借二十元，餘須待端午再看，頗疑其時當有官俸少許可發，則再借三十元無難，但此等俸錢，照例必於端午前一日之半夜纔能決定有無，故此時不能斷言。

但如貴債主能延至陽歷六月底，則卽令俸水不發，亦尙有他法可想。前所言之二十元如不甚急，當於星期五詣至北大面交。

庸清兄：

同家後看見來信。給幼漁先生的信，已經寫出了，我現在也難料結果如何，但好在這並非生死問題的事，何妨隨隨便便，暫且聽其自然。

關於我這一方面的推測，並不算對。我誠然總算幫過幾回忙，但若是個有力者，這些便是些微的小事，或者簡直不算是小事，現在之所以看去很像幫忙者，其原因即在我之無力，所以還是無效的回數多，即使有效，也算什麼，都可以毫不放在心裏。

我恐怕是不好見客出名的，但也不盡然，我所怕見的是說不來的生客，熟識的不在內，因為我可以不必裝出陪客的態度，我這裡的客並不多，我喜歡寂寞，又憎惡寂寞，所以有青年肯來訪問我，很使我喜歡。但我說一句真話罷，這天約你未曾覺得的，就是這人如果以我爲是，我便發生一

種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類的命運：倘若一見之後，覺得我非其族類，不復再來，我便知道他較我更更有希望，十分放心了。

其實我何嘗坦白？我已經能夠細嚼黃連而不皺眉了。我很憎惡我自己，因為有若干人，或則願我有錢，有名，有勢，或則願我隕滅，死亡，而我偏偏無錢，無名，無勢，又不滅不亡，對於各方面，都無以報答盛意，年紀已經如此，恐將遂以如此終。我也常常想到自殺，也常想殺人，然而都不實行。我大約不是一個勇士。現在仍然只好對於願我得意的便拉幾個錢來給他看。對於願我滅亡的避開些，以免他再費機謀。我不大願意使人失望，所以對於愛人和讎人。都願意有以騙之，亦即所以慰之，然而仍然各處都弄不好。

我自己總覺得我的靈魂裏有毒氣和鬼氣，我極憎惡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雖然竭力遮蔽着，總還恐怕傳染給別人，我之所以對於和我往來較多的人有時不免覺到悲哀者以此。

然而這些話並非要拒絕你來訪問我，不過忽然想到這裏，寫到這裏，隨便說說而已。你如果覺得並不如此，或者雖如此而甘心傳染，或不怕傳染，或自信不至於被傳染，那可以只管來，而且敲門也不必如此小心。

朱自清談：我和魯迅

朱自清教授和魯迅先生雖則並不是「知己朋友」，但是魯迅先生，和朱教授也曾會面過三次。現在魯迅先生死了，在和朱教授談起魯迅時，他

就把三次會面的情形講了一遍。下面是朱教授講的：

「第一次記得在十三年的夏天，我從白馬湖到上海。有一天聽鄭振鐸先生說，魯迅先生到上海了，文學研究會想請他吃飯，叫我也去。我很高興能會見這位「吶喊」的作者。那是晚上，有兩桌客。自己因為不大說話，便和葉聖陶先生等坐在下一桌上；上一桌魯迅先生外，有鄭振鐸，沈雁冰，胡愈之，夏丏尊諸位先生。他們談得很起勁，我們這桌也談得很起勁——因此却沒有聽到魯迅先生談話。那晚他穿一件白色紡綢長衫，平頭，多日未剪，長而乾，和常見的像片一樣。臉方方的，似乎有點青，沒有一些表情，大約是飽經人生的苦辛而歸於冷靜了罷。看了他的臉，好像重讀一遍「吶喊」序。席散後，胡愈之，夏丏尊幾位到他旅館裏去。到了他住

室，他將長衫脫下，隨手放在牀上。丐尊先生和他是在浙江時老朋友，心腸最好，愛管別人閒事；看見長衫放在牀上，覺得不是地方，便和他說，這兒有衣鈎，你可以把長衫掛起來。他沒理會。過一會，丐尊先生又和他說，他却答道：長衫不一定要掛起來的。丐尊先生第二天告訴我，覺得魯迅先生這人很有趣的。丐尊先生又告訴我，魯迅先生在浙江時，抽烟最多，差不多不離口，晚上總要深夜才睡。還有，周予同先生在北平師大時，聽過他講中國小說史，講得神采奕奕，特別是西王母的故事。這也是席散後談起的。

後兩回會見，都在北平宮門口西三條他宅裏，那時他北來看老太太的病。我們想請他講演一次，所以去了兩回。第一回他大約剛起來，在抽着

水烟。談了不多一會我就走了。他只說有個書舖要他將近來文字集起來出版叫「貳心集」，問北平看到沒有。我說好像賣起來有點不便似的。他說，這部書是賣了版權的。再一回看他，恰好他去師大講演去了，朱夫人說就快回來了，我便等着。一會兒，果然回來了，魯迅先生在前，還有T先生和三四位青年。我問講的是什麼，他說隨便講講；第二天看報才知道是「穿皮鞋的人與穿草鞋的人」。（原題記不清了，大意如此）他說沒工夫給我們講演了；我和他同T先生各談了幾句話，告辭。他送到門口，我問他幾時再到北平來，他說不一定，也許明年春天。但是他從此就沒有來，我們現在也再見不着他了。」

施蛰存談魯迅

一生固執是他的弱點

新舊門徒不下七八輩

魯迅死了，於是有人說，被他痛罵過的一批同行，現在一定暗暗裏快活着。施蛰存跟魯迅，曾因「莊子」之爭被魯迅罵做「洋場惡少」最近他在松江「魯迅追悼大會特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魯迅先生之死」

- 對於魯迅的死，他說：

「每天看報，在看到關於魯迅先生喪儀的記載之後，自己心中總不免有點思感，究竟我對於魯迅先生之死作何意見呢？」

「意見是有的。我以爲魯迅先生之死，在中國新文化本身是一個重大的損失，而在他自己，却是一個最好的脫身法。魯迅先生一生固執，所以到臨終時還有那睚眦之怨必報的遺囑。但這是他個性的表現，不論是誠意的或故意的，他所顯示給我們看的性格真可以說是始終如一，不曾變過，我以爲魯迅先生的偉大固然在此，而他的弱點也正在此。

施先生又說到魯迅先生的門徒：「……我曾屈指算過魯迅先生的門徒，從「莽原」社時代至今已不下七八輩這。許多青年固然曾經利用過魯迅先生，但也不能不說魯迅先生曾利用過他們。而終於這七八輩文學青年中，有許多人後來成爲魯迅先生底「敵人」，或說魯迅先生所憎恨者。這些人固然也有欺騙了，或出賣了魯迅先生而自取其咎者，但也未嘗沒有冤冤

枉枉地被斷送於魯迅先生一時之憤怒的。因景仰魯迅先生而接近魯迅先生，因接近而被擯，這種文學青年大概每三年便自成一輩。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文學青年一達到接近魯迅先生的地位。心裏總惴惴焉惟恐其一旦被擯，有了這種心理，於是魯迅先生之門徒一蟹不如一蟹，直到如今，曲本阿諛，不敢稍拂顏色者有之，黨同伐異，矜功邀寵者有之，稍有操守的廉正的青年，爲愛魯迅先生故，投鼠忌器，亦祇能喟喟側目，莫敢有言，於是在魯迅先生或者以爲門弟子之愈來愈好，而不自覺其實已做了耶穌基督也。」

一個回憶

因爲海外一位朋友要我轉給魯迅先生一封信，我才與他有一面之緣。信原是很普通的，我可以交到內山書店轉給他便完了。不過朋友的叮囑要我面交，並有事要我同他面談，因此，不得不去找他見面。

那天我浴着溫和的日光走到內山書店，說明了來意，內山先生要我等一等，他代我通知。我坐着等了一時，不料來的却是一位女士，經內山先生的說明，我才知道她是魯迅先生派來的。

「我是周先生的學生」，她自己先介紹了「周先生不在家，有什麼事，我們不妨先談談。」她很溫和的說。

「這是×君的一封信，你可以看看。」我從衣袋中拿出一封信，一面遞給那位女士，一面這樣說。

她看了後，知道×君囑咐有事要我們面談，信也須面交，她依舊將信交還了我。並代約定了第二日的見面的時間和地點。

次日我到內山書店，魯迅先生已經來了，他當門斜坐着，面色很灰暗蒼老，衣服不大整潔，兩眼却很有力的看視我。當然也是經內山先生說明一下，我們便開始談話。

我把×君的信遞給他。

「昨天同你見面的那位，是我的老婆，她告訴你，她是我的學生吧？」他一面看信，一面微笑着申明似的說。

「呵呵，」我只這樣應了一下。「那就是你們兩地書上的廣平女士吧？」想這樣說一句，但只笑着未說出口。他旋即站了起來。

「我們到前邊咖啡館裏細談談好吧？」他看着我，我只點了下頭，便同他走出內山書店。

我們走到距內山書店約有半里許的一家小咖啡館中。坐定後，他拿着信在繼續着看。看完了信，很愉快的向我說：

「你看我的身體怎樣呢？他們總是擔心我的身體。其實他們在國外過久了，見慣了碩大的西洋人，自然覺得我的身體瘦弱了。究竟我並沒有什麼病，看來似乎不結實，實則也還好，我天天都在勞働呀。」他拖着雜有些紹興土音不純熟的普通話在幽幽的說。

「我倒盼望你能如朋友們的期望，到國外去休養一時。」我不加考慮的這樣回答他。實則我真有點可憐這位老戰士，他身體是那樣不行，環境

又極慘酷的壓迫。這樣內外交攻，他怎樣支持呢？「並且×君恐怕你在經濟上有困難，他另外託了朋友代你籌借，到了那裏才歸還，而且這位朋友已慨諾了」。我繼續着說。——這是朋友要我當面說穿，怕他爲經濟而煩惱。可是他的身體好不好，我却沒有回答他。因爲我看他對自己的身體相信頗強，實則他的身體又那樣不行，我怎好置答呢。順便我還告訴他，海外的朋友們聽到許多不利於他的謠言。大家都放心不下，因此更是希望他到國外去住一時。

他笑了笑，吸着紙烟，慢吞吞的說：

「謠言呢，這是一年到頭都有的，怎能顧得了那許多，到國外去住一時，自然是好，而且也曾經這樣打算過。但若果是爲謠言嚇走的，那倒不

必。因爲在國外也是不能久住呀，回來還不是要到中國來，那時謠言或者更多了。」他說了這些話，跟着突然問我認不認識××先生。我告訴他在十年前便認識，並且還是我在××大學的教員。

他聽到我認識徐先生。因此他告訴我許多關於徐先生的消息，從徐先生的近年生活，和他死的經過。以及他自死後還有許多關於他的謠言。並且告訴我他正在爲他蒐集各種遺作。預備要半年的工夫，將徐先生的遺著編成功。並整理好自己的一切東西，然後才談到出國的事。現在不能即時出國，這也是重要的原因。

「他的遺作實在是可寶貴的，牠將給予人類很大的貢獻，我爲他編輯遺著，到不僅是爲朋友的私情。」最後他微帶一點傷感的聲調這樣說。

我靜默了一時，問他是否預備寫復信與×君，他略一思索，說：「不必了，請你代我告訴他們吧。」

「最後，我們約定了通信和見面的所在。因為我會經要求他將來在文字上，或有請求他的地方。」

我們相偕走出咖啡館，彼此輕輕的點了下頭，便背道走開了，我走了約有五碼遠近，回頭來看他，他正慢慢的斜披着陽光向西北角上走去。

分別後，未曾有第二次見面的機會。後來在報紙上，發現這位老戰士死的消息，給予我一下嚴重的刺激！半天我都透不過氣來。這幾天來，我只是在報紙上找尋關於他死後的消息。畢竟我們這位為民族解放鬥爭的老戰士的精神已分佈給廣大羣衆！連日來成千成萬的工人學生及店員都爭着

去瞻仰我們已死的老戰士的遺容，這不是說明，他的未了的事業，已有這些後死者繼承了嗎？

搶編魯迅遺集

魯迅先生死後，重要的事情，自然是他的全集的編輯。現在據我們所知道準備編輯魯迅先生全集的有三方面：一是孟十還，黎烈文，胡風，張天翼，巴金，田軍諸位，一是北平的曹靖華先生等，一是治喪委員會。

魯迅先生是中國民族的靈魂，學術者，天下的公器，我們自然願意中國有幾部編制不同的魯迅全集出版。但是編輯并不只是收集排比，主要的還是對魯迅先生的遺著加以整理和詮釋，這樣，魯迅先生全集的編輯者，

就非慎重考慮不可了。

魯迅先生過去所出的集子，都是自己編就的，所以關於他的已出版的東西，倒并不需要我們化什麼大力氣。

問題是在魯迅先生的許多未刊稿，和未整理的散記雜札，以及朋友間的通訊。做這種收集和整理工作的人，却非對於魯迅所研究的對象，也有着相當研究不可。好像周作人在北平對新聞記者談話，認為魯迅先生對於中國舊文學很用一番功，零篇散文的搜求和考釋都做得極好。而這些東西又大概未曾刊印的。最近在魯迅先生的追悼會上，他更要求着把「古小說鈞沉」編進全集去，可見魯迅先生在這方面的成績的可貴。而反觀孟十還巴金先生等幾位對於這方面，大都很缺乏研究，所以他們一羣來編輯魯迅

全集是不夠的。

不但如此，魯迅先生的寫作生活開始得很早，從清末到五四那一時期，連「熱風」中也沒有收入的文章，一定很多，而關於這時候的文章的收集和整理，又非魯迅先生的老友或則對於這一時代的一切有極詳細極正確的研究不可，而這點巴金孟十還胡風諸先生又非其選也。

至於治喪委員會雖則有蔡子民先生的熟悉魯迅先生的過去，而他一個人的力量到底有限何況他又十分忙碌呢？

所以我認為魯迅先生全集的編輯，還是曹靖章周作人幾位先生分任他的各方面較為合式。

記得魯迅先生在瞿秋白死後，編輯他的著作的一部份成爲「海上述林

「，不但各方面都詳細的校讀和整理，並且裝訂也絕不馬虎，這才是真正的編輯遺集的好榜樣，和那些另有作用而絕不量力的人，只以搶編魯迅先生全集爲「借以自重」之道；同時發揮宣傳政策，作「定貨之廣告，」以天下之公器，作私人之壟斷，這才對不起魯迅先生呢！

不問事實，唯視感情，這真是最中國的典型！

追記魯迅喪儀中的笑話

治喪委員列名有波折

田軍孟十還互爭指揮

魯迅先生現在是永息在地下了！因爲他不僅是中國文壇的一個有豐功

偉蹟的巨匠，而且是一個始終不屈服的革命戰士，所以他死後的哀榮，在歷史上也成爲空前最燦爛的一頁，的確，這種光榮是不容易得到的，是非得珍貴的；但是在治喪中，我們也聽到或看到了幾件頗爲可笑的趣事發生，現在把它追記在下面：

當魯迅先生死後，治喪委員會除由宋慶齡女士及蔡元培，內山完造，茅盾，胡愈之諸氏出名外，本來還有胡風，黃源，孟十還，黎烈文等，也都預備把名字列入，因爲實際上負責理事務的大都是他們幾個。後來經他們七爭八爭，索性大家都不列名，所以在治喪委員會的名單上，看不到他們任何一個的名字。

魯迅先生的死，哀悼他的人當然不祇是少數的幾個，因爲他一生的奮

關，就是建立在廣大的被壓迫大眾身上的，當他的遺體陳列在萬國儀殯館中時，去瞻仰遺容的就有一萬多人。出殯之日，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的份子，全體都參加殯禮，然而起初胡風等幾位，却曾主張不要他們參加，後來因為沒有充分的理由拒絕，魯迅先生的葬儀，畢竟在一個偉大的民衆擁護中舉行了！

最有趣的，恐怕要算是田軍和孟十還這兩位英雄的爭做總指揮，在出殯那天，因為參加的人數在一萬以上，一個大的行列的佈置，當然是需要一個負責總指揮的。在他們幾個自命爲魯迅派的作家中，比較年青而又力壯的，只有田軍和孟十還兩個。據說在決定總指揮歸誰擔任的時候這兩位英雄就你爭我奪起來。結果，還是兩個都做了總指揮，一個正，一個副。

雖說是喪儀中的總指揮，但是他們那天不可一世的神氣，却勝過軍旅中的總指揮十倍以上。

高爾基的哀榮，他不僅是死在自己創造的新社會中，而且全國的最高長官和領袖也親自爲他扶柩。魯迅先生雖然死在不同的環境中，但他的葬儀是由民衆自動舉行的，其哀榮也就夠偉大了，在出殯的那天，雖然有的是送靈車，但移柩的時候，據說十四位作家的抬棺，就是他們老早計劃好了的。這行爲雖不算是故意要藉此出風頭，至少門戶的界限，是由他們幾人劃出來了。

這些作家，雖多是魯迅先生生前所愛護的，但在他死後竟鬧出這許多笑話來，恐怕也未必爲死後的魯迅先生所願知的吧！

魯迅逝世一月

田軍在墓前焚燒「作家」「中流」

讀者諸君，魯迅先生死後我們已絡續報告了你們很多趣事了。現在再報告你們一點。那是關於田軍的。

你們一定知道，在去年秋間市上有一本長篇小說出售，書名是「八月的鄉郵」。那著者就是田軍，書前邊，有魯迅先生一篇長序，於是這本書很快的銷行，田軍這名字也很快的給一般人知道了。

「八月的鄉郵」是奴隸叢書之二，第一冊是葉紫的「豐收」於是許多人就說田軍是葉紫。其實。田軍是哈爾濱的一個青年，道地的東北作家也

。「八月的鄉邨」也是東北被壓迫的民衆和義勇軍的描寫。

「八月的鄉邨」雖則並不寫得十分好，但是田軍是東北人，見聞較切，比之一般未離上海一步而大寫東北如何如何的人要高明得多，所以「老頭子」一看就很激賞，作序印行。

「八月的鄉邨」因爲魯迅一序而銷路甚佳，田軍一舉成名，那末，他對於魯迅先生的感激是當然的。

記得「八月的鄉邨」行世之時，有人對他略有批評，像張春橋之類，曾經引起魯迅先生的不快，作「三月的租界」一文給與極尖刻的諷刺外，更在「出關的關」中，有一節話也射着他：

「現在許多新作家的努力之作，都沒有這麼受批評家的注意。偶或爲

讀者所發現，銷上一二千部，便什麼名利雙收呀，不該回來呀，「噤哩咕嚕」呀。羣起而打之，惟恐他還有活氣，一定要弄到此後一聲不響，這才「算天下太平，文壇萬歲」！

孟十還編「作家」，田軍的小說「第三代」，因為魯迅的推薦而成爲第一個，發表的長篇。日本文壇也因此而算田軍爲「中國青年作家的中堅」！

田軍以出了一本作品的青年，驟然有地位，對魯迅先生的刻骨的感激是一定的。所以當魯迅先生第一次重病後，田軍在作家上發表一篇「中國民族的痛苦」的文字來紀念。魯迅死後，他更跪在牀上哭着不起，直到魯迅夫人廣平女士說着「不要儘哭，還是多做點事罷」，他才起來。

出殯那天，哭得最慘的是他，登台演講說「魯迅先生死後像一把刀直刺我心中」的是他，發起替魯迅「復仇」的更是他。

「忠於門徒，孝於衆子，」田軍有也。當此末世，我們對於田軍的「感恩知己」也不可厚非了。

魯迅先生逝世一月。那天廣平女士茅盾孟十還黎烈文，都去萬國公墓致敬，不多一回。田軍也來了。

他到後，除了隨大家展墓致敬外，更把中流和作家兩本魯迅追悼專號燒在靈前，要魯迅先生在九泉之下，能夠看到這許多哀悼文字。這雖則是一個誠摯的舉動，但是也未免太想入非非了。據田軍之意，萬一「老頭子」泉下有靈，看到一定會十分高興：因為魯迅先生是一個愛朋友的人。不

過我們以爲展慕致敬之類，乃生者對於死者的哀悼，生者對於死者的紀念，焚燒「作家」「中流」希望魯迅先生看到，和焚燒紙錢之類，希望鬼魂取用，是完全一樣的。一個人在感情奔放時，竟會做這這種無謂的舉動來，可見人們處理自己的感情，實在不容易。

田軍不過其中的一個，其實因爲魯迅先生死而幾多時候茫然者，更不知多少，但這只是魯迅先生偉大的說明罷了。

魯迅逝世後

家庭間和睦如初

朱許二女土分居平滬並無異言

每月百元生活費仍由北新轉政

知堂老人並不預備到上海來

中國的高爾基魯迅逝世以後，外面謠言百出，說什麼魯迅的夫人許廣平女士把周氏生前每月補助他原配夫人的一百元贍養費截留啦，周作人要到上海來啦，周氏家庭糾紛將從此爆發啦，那些聽了別人謠言的記載，原來是不值半文錢，我的一位朋友特地在某一個下雨的下午，去訪問周建人先生等，證明這事是絕對不確的，我們且客觀的紀錄在下面。

朱夫人是魯迅原配夫人，提起朱夫人，大家也許有些生疏，實際，這位年近花甲的夫人，是周樹人（魯迅）先生，由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也許

是母親)的舊式婚姻結合的，是在魯迅留學日本的中年時代結婚，他結了婚又到日本繼續努力，回來後任教育部僉事和女子高師大時，他們倆都同住在一起。

廣平女士是曉得詳情的，那時候許廣平女士也曉得周先生的家庭情形，她更明瞭周先生和朱夫人的感情很濃厚，她那時在北高師念書，對於文學興趣很濃，她對於魯迅先生由敬仰而愛慕，於是得到朱夫人的允諾，他們倆很正式的相愛起來，也結了百年之好，那樣的勇氣，真是任何女子所不能及。

現在依舊寄版稅到北平，這裏先說現在，自魯迅先生過世後，廣平女士對於她從前的師母，魯迅先生的原配夫人朱女士的費用，仍舊像魯迅先

生在那時候一樣，依舊按月撥一百元，那款子是由北新書局的北平分局按月差人送去的，到現在完全沒有缺。

從前是每月一百五十元，據周建人先生告訴我的一位朋友，在從前，魯迅先生曾經每月匯一百五十元給朱女士開支，後來也許魯迅先生的許多稿子不能登載，版稅稿費收入少了一些，他只好二方面節約，上海的家庭開支省了，北平也少寄五十元去，朱女士因為男女都無所出，所以日用也很儉，對於每月一百元的開銷也夠了。

許朱二女士感情十分好，在別家人家，也許因為兩個夫人二頭大的關係會吃起醋來，但在魯迅先生家裏是絕對沒有這回事，許廣平女士是一個智識界的婦女作家，（也可說是婦女領袖），同時這位朱女士也很懂禮數

，因此感情很好，十分和睦，雖然住在兩地，猶如相處一堂，魯迅自離開了北平，便偕廣平女士流浪各地，但朱夫人則侍奉周太夫人，仍住北平，現在，這位高堂已經八十歲了，她仍舊寸步不離。隨侍在側，論年紀，朱女士也快六十光景了，但她能孝順，使老人家不感寂寞。

追記魯迅生前生活縮影，這裏，再追記一些魯迅先生生前的私生活，他因為有朱夫人隨侍高堂，所以和許女士在上海住，倒很安心的執着一枝筆，掃却門前荆棘，廣平女士是十分勤儉的，事事親自動手，使遠居在北平的太夫人很是安心，一些也不感母子遠離的苦痛，現在魯迅死後，她們倆也準備在明年春天會面，商議家庭之事，和魯迅遺著。

知堂老人並不來到上海，外面誤傳知堂老人爲了這件遺產糾紛要到上

海來，這是假的，因為知堂老人曉得相安無事，根本用不到他奔走，廣平女士明春也許去北平，會同知堂整理遺作，這裏，再告訴你，魯迅是周家長子，知堂是次子，今年五十三歲，在知堂以下，本有一位妹妹，一二歲時死的，最小是建人先生，今年四十七歲，建人以下本來還有一位弟弟，在五六歲時夭折，這樣，總算紀錄了周氏的家庭的狀況，關外間的誤傳，也可以算慰魯迅地下之靈了吧。

魯迅先生的死後哀榮

廿五年十月十九日早晨五時二十五分的辰光，正是文人大亨魯迅周樹人先生伏維尚饗，壽終正寢的時候，他死後的第二天，（二十日）從九時

起至下午六時，是公開陳列魯先生遺體在萬國殯儀館樓下西廳，招待各界瞻仰遺容。

周先生是五十六歲，他的老家是浙江紹興，家中甚貧，免強入學讀書，他於十八歲的時候，帶了八隻「大來司」就到南京進水師學堂去求學了，孜孜苦讀到畢業，再到日本醫藥校去讀書，辛亥革命的以前，也參加了「光復會」，從事革命運動，一面做他革命運動，一面就提倡新文藝，撰著了許多文藝作品，大家都崇拜他的學識，並且引起外邦人士的器仰，沉醉了許多新青年，但是終以不能開展他的主義，認為憾事，所以悲憤成疾，不治而死。

死後由蔡元培馬相伯以及宋慶齡組織治喪委員會，第二天招待各界瞻

仰遺容，在九點鐘的左右，一般崇拜者，絡繹不絕而來，其中份子最多的最算學校裏的莘莘男女學子了，烏鴉似的一羣一羣，瞻觀者八人爲一排，由招待員引到死人旁邊，就便由你看個仔細，到十一時半爲止，倒也有三千餘人的樣子，那天的簽名處設有三個可想見人數的多了。

治喪處規定上午十一時至十一時半，下午五時至五時半，是接見新聞記者的時候，周夫人許廣平女士，於周先生的棄世長逝，不免抑鬱心傷，精神疲乏，倘一個一個的要應酬記者老爺，實在有點不勝其煩，所以分做上下午各半時爲接待時間，作演講式的招待，她大約的說：周先生得病，全係出於意外，今竟不幸的去世了，家中尚有八十歲的高堂，遠居北平，昨天治喪會已電告周作人先生了，或者作人先生也許不告訴老太太的，但

老太太呢，每天要看報章，當然想瞞也瞞不過，至於家庭方面的善後事宜，尚沒有打算，我們周先生平靠着寫作過活，近年出版稅太少了，今後當從事節儉度日，至於遺子海嬰，今年七歲，頗歡喜機械的，將來長大成
人，也許叫他研究機械一科。

附關於魯迅先生的評論

魯迅先生與文學

欽文

「文壇巨子。」「文學界權威。」魯迅先生去世以來，這種名稱幾乎天天都可以在雜誌報章上面看到。只是吶喊這冊書，其實只要阿Q正傳這一篇，至少在創作上，魯迅先生已在新舊文學之間劃下了深刻的條痕。無論怎麼樣，在新文學界，總不能否認他是個先進：像他的強有力，也還很少有人可以相比的。不過他自己，並不算以文學見稱；這只要一讀吶喊的自序就可以了然。吶喊的產生，在他原由於不得已。因為他知道「善於

改變精神的是，我……以爲當然要推文藝；」

在吶喊上他明明這樣自序着。可是他也明白，爲着改變一般人的精神，還有比文學更重要的事情。他從事於文學，有了盛大的收獲，聽說只要登上他的一篇短文，無論什麼雜誌，銷路一定可以增加好幾倍，實在，許多青年，都曾得着他的指導，受了他的影響的。

魯迅先生的文章會得這樣動人，這樣受人歡迎，是因爲他在做文章以外，還有着種種的努力；固然他能夠抗暴扶弱，要爲民族爭光榮，實在他是個勇敢的戰士，文學在他，可比是刀槍的一種工具罷了。魯迅先生，使得大家信仰的手段雖然時常轉變，站在時代前頭拼命奮鬥的精神却始終一致，對於文學的觀念，當然也在跟着潮流轉變。這也並不足怪，新的文學

，固然要以實際的生活爲基礎；魯迅先生，開始創作的吶喊，就是「問題的文學；」——爲想改變愚弱的同胞的精神，在吶喊上自序得很詳細。

已經寫了三十年的魯迅先生，如果「墨守」舊觀，那就不但無所謂「巨子」「權威，」在筆墨界，也不會有「專罵魯迅」這一項職業了。

從事文學，平常可以分作四項着手，就是提倡，創作，批評和介紹。魯迅先生，提倡在三十年以前，創作了吶喊等等的世界名著，批評在雜感中到處可以看到，介紹，他的翻譯也是夠多的了，更可注意的是關於被損害的弱小民族的文學。那末他是四項齊全的了，而且都很出色。但這也不必以爲奇怪，他已有了久長的歷史，並非一下子就做到的。

話在青年心裏

黃源

魯迅先生死了，魯迅先生已死了多時了，這是無可懷疑的事實。但我們能相信麼？不，決不，我相信千百萬的青年也必同聲回答：「不，決不

！

我接到他的死訊，趕到他的靈牀前，已是他停止呼吸兩小時之後。那時他的手還是暖生生的，我貧婪地註視着他，我似乎看見他的胸口還在呼吸。我知道這是錯覺，我把這祕密保留在心裏。下午遺體送至殯儀館，殯儀館晚上是不能住人的，到夜深時，人散了，祇留着我們五個青年在那裏守夜。這時夜深人靜，室內一盞朝上按置的電燈，散發着柔和的光，先生

安靜和平地睡在四圍繞滿花圈的靈牀上，軍幾次三翻地說：「他沒有死，他是睡着，他好像會生起來和我們談話似的」。在病中，他是常常躺着和我們談話的。我們大家同樣都有這感覺。

這幾年來先生因種種關係，他雖愛青年，但不能和青年多多接觸，我們是千百萬的青年中最幸福的幾個，能常和先生接近，親聆教誨。但這已是我們接近他的最後的時機了。我站在靈牀邊，摸摸他的手，手是冷了，我要多多看他幾眼，我會婪地注視着他，我似乎依然看見他的胸口在呼吸。我明知道這是錯覺，我不敢告人，把這祕密依然保留在心裏。

第二天遺體移至廳堂上，自早至晚擠滿了瞻仰遺容的青年，他們帶着無限的悲痛的心情趕來，一踏進肅靜的禮堂，遠遠地望見先生的遺體和肖

像，都抑制不了熱淚。他們和先生或相識或不相識，但敬仰悲痛的心是一樣的。不僅是敬仰悲痛而已，他們在行過敬禮後，看看苦鬥了一生的先生安靜地躺着，知道先生的那種苦鬥的精神現在是須要大家來繼承了，心中就激起了憤恨，踏着堅決的步子跨出了禮堂。我知道先生的精神話在每一個青年的心裏，將會閃出絢爛而光榮之花來的。

到晚上，有六千以上的青年帶悲痛的心情進來，踏着堅決的步伐走出靈堂又空寂了下來。不，這靈堂是不會空洞而寂寞的，單這一天它已殘留着六千多青年的深沉的悲痛，和堅決的英勇之氣。

靈前堆滿了花園花籃，先生安睡在花堆裏，我們四個青年伴着先生睡在花香中。臨睡前，我默默地站到先生的靈前，貪婪地注視着他，我要多

看他幾眼，我又見他的胸口在起伏，我把手按在自己胸口，「先生你話在我心裏，也話在千千萬萬的青年心裏。」但我依然把這祕密保留在心裏。

第二天晚上，先生的遺體已納入靈柩，上面蓋着玻璃的蓋，還看得見上半身。我默然站在靈柩前，我貪婪地注視着他，我要多看幾眼，但我依然看見他胸中在起伏，我再也不能把這祕密獨自保留在心裏了，我把雨和軍叫過來，對他們說：

「你們看，周先生好像還在呼吸。」

他們便同聲說：「我也看見他好像在呼吸」

難道大家都同樣犯着錯覺嗎？

「不，」我可以說。先生的肉體雖死，但他的心，他的精神活着，活

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裏，活在千千萬萬的青年心裏！

我們應向魯迅先生效法的

艾蕪

魯迅先生去世了，遺囑第四項中有一句，「忘記我，管自己的生活。」這雖是單寫給他親屬的，其實也適合於我們。自然我們不會忘記他，但除了悲悼，紀念之外，我們還應該向他有所取法，以便今後好好做人下去。

我以為首先應該向他效法的不是學他的短篇小說，不是學他的隨筆散文，而是取法他對人類的愛，尤其是對被壓迫者的愛，被損害者的愛。

他起初到日本學醫，他說他的目的，是在「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後來從事文藝，並不把文藝當成唯一的東西，愛同寶貝，只

「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所以他的小說的取材，「多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揚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而在繙譯的時候，也特別注重「被壓迫的民族的作品」。因為被壓迫民族的作品，多是傳達所喊的呼聲的。

記得托爾斯泰說過這樣的話吧？「世上最有價值的，可以作為各種使命的根基的，不是對藝術的愛，而是對人類的愛，只有在這處服務的人，方有成功的希望。」我覺得這是頂對的，魯迅先生之所以成功，便是一個極好的證明。

其次應該向他效法的，便是他那份戰鬪的精神。

魯迅先生昔年以文學知名的時候，即以戰士的聲威出現於社會的。他

一生反抗封建社會，反抗帝國主義，反抗黑暗勢力，到老也不衰息。他本可以寫一二十部短篇小說，一二十部長篇小說的，但他不肯，甯願寫許多的雜感文章，這並不是他缺乏題材，或者精力不夠，而是他看出了「這時却只用得着掙扎和戰鬥」的。因為雜感文章，他知道可以作匕首，可以作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開血路的東西。」絕不像小說「揭出病苦，引起療治的注意，」那種有點近乎旁觀的態度的。現在通觀他的隨筆作品，也正如他批評「羅隱的讒書」一樣，「幾乎全部是抗爭和憤激之談」的。由這一點上，我們更可以看出他之忠實於人生，較之忠實於藝術，是超過了許多倍的。

附註，引用的文句，全是魯迅先生遺著上引來的。

死的相晤

子岡

誰相信，魯迅先生是死了！

天是這麼涼，人像是挨到了冷鞭，背上滾過了冰鍊，不是痛，這是陰冷。凝住在一個念頭上：是在夢里麼？陰冷把思緒凍住了。

而且是多少年青人接受了這冷鞭啊！——爲了一個在心頭上是溫暖的陌生人，五十六歲的老頭兒，是的，一個老頭兒和大羣的青年人結下了深的友誼，千萬股的細流在向一個焦點凝聚，「老」沒有在這中間劃上一道溝渠。

也許是不用眼淚來哀悼這訣別，而是在冷鞭中停住了一刻呼吸，抓回

理智和記憶：這是真實的呵！

不是麼，在靈堂的正中，正橫臥着那安息了的到死還沒有老的青年——他的心是那麼年青，堅強和向上。引路的工作中斷，他放下手燈，向青年人悄悄地溜走了，留下一片黑暗和荊棘。是那麼突兀，讓他咽下了多少叮嚀。

在角隅里，多少生前熟識和陌生的臉子遏不住激情，在偷偷地掩住了自己的臉，是怕這死的寂靜麼？却又不能自己地抬起紅的眼圈再望一望那花叢中的垂下了眼臉的面龐。

多少個青年，姑娘和孩子在嘆息：

「還是那麼年青啊，沒有銀白的髭鬚！」

「他不說話，連一個初識的招呼也沒有打，頭一次也是末次的相晤啊

！

「……………」

多少個孩子深深地彎下腰，向這位「老祖父」行禮，他們也許讀過「老祖父」譯給他們的童話，寫給他們的故事，在先生的領導下來致最後的敬禮，小心靈中總會致他們真誠的感謝的。也許他們相差着半個世紀，幼小使他們對這位「老祖父」少一點理解，但，對於他譯著的書，會多一層親切的罷。

不願馬上離去的人們守在靈堂外屋，是焦灼，是猶疑，是輕烟一樣的難吹散的戀棧。想聽一聽他的聲音，即使是一聲問好或呵叱；想看一看他

的微笑——一分鐘的微笑也是好的。

然而他是死靜的，胸脯一動也不動，沒有一下嗆咳。

花圈花籃不斷地在增加，謹慎地提在年輕人手里，安置在他的頭畔身邊，輕悄悄得像是怕吵醒了他，輕聲祝福：好好地安息啊！多少隻獻花圈的手在顫抖。

多少人在這天對「死」起了憎恨，因為它能搶奪掉一些人們所珍惜的生命，「死」是那麼心狠，那麼不容情，捲走了這在人海中偶見的浪花——美麗，強大，有着巨人一樣的雄魄。再也找不到這浪花，它沉落在茫茫大海里，不是消滅，是分化，溶解在新的千萬個浪花里。

更廣大的浪花在生長，用着新生的力量沖激，都是那麼堅固，那麼倔

強。

熱情的姑娘們要哭出聲來，把頭朝着牆壁，猛又憶起門口「肅靜」那兩個大字，把奔放的激情化成了莊嚴的悲哀——沉默罷，沉默是會在葉上昇華成力量。

橫在前面的是長長的路，「活」的人要在這裏面呼吸，走路，作事；「活」的人將挺着堅毅的臉子去迎那對面來襲的暴風雨，踢開那一陣晦暗。大家是相信那位「不老的伙伴」在繼續着呼吸，這停頓只是安息，他在偷揜着眼睛默送着「活」人的步伍，他在支着耳朵諦聽「活」人和黑暗的爭鬥，他微笑地向後一代揮手。

「他只是在舒鬆一下累疲了的筋骨，他告一個長假，不許他休息嗎？

「一個聲音在人們耳朵里這樣響着。

「他的孩子呢？」有人在哪一個角隅里找到了那七歲的男孩，在他臉上留着父親的影子，天真的孩子跳躍在母親和親友身邊，還不忘了他的書，他的畫冊，他應該感謝他那七年所得到的教養。

「媽！爸爸……」孩子不知想到了什麼要找父親，小眸子一轉，驀地改了過來：「三爹呢？黃先生呢？」他知道爸爸不會再來說話了，彷彿發覺了空氣的緊張，把小喉嚨也壓低下來。

「死」不會在孩子心頭劃上太清楚的輪廓，對於這古怪的東西只有陌生和驚訝。

誰相信，「他」是死了！却人人挨到了冷鞭。

前面是長長的路，用千萬隻手再擎起那放下了的火把吧。

他將永遠吶喊着

伊凡

在魯迅先生逝世中給我們的印象，不是死亡，而是新鮮的活力。當他軀體活在世上的日子，他並沒有讓受他影響的人，每天接觸他的顏色聲音；但是當他死後，他的影響不僅仍舊活躍在每一個活人心中，而且活得更加鮮明，更加真實了。死去的是祇有他少數友好能接近的軀體，而他至死不變節的反抗情緒，却如火如荼地亮在我們中間，如火如荼地深入世界各處。

在昏黑動亂中間，我們需要亮光，需要朋友，魯迅先生，正是照引我

們現代青年亮光，我們大衆的友人。他指示我們方向，給我們勇氣，他教我們反抗到底。全世界的青年都需要魯迅先生，而我們中國的青年尤其需要他。在中國並不缺乏作家，缺乏的是像魯迅先生那樣強悍的，不妥協的，不變節的硬漢作家。舉眼一看國內文壇，捨了專談風花雪月，以色情麻醉青年的不論；一些風雅幽默的書生，在國內辦了幾種清高自許，玩物喪志的雜誌後，又拾些中國人的所謂風雅，中國人過去的劣點，販到外國去，媚洋人，發洋財去了；也有曾經站在大衆中間，向惡勢力宣戰，到後爲了膽怯，爲了自私，逍遙到友邦去做寓公子；再有因奮鬥遇到挫折，便拋下事業，拋下朋友，去度隱逸生活了；這些都算是作家，都算是活人，但是他們有些被我們忘記，有些被我們唾棄，在我們心上都死去了。我們需

要魯迅先生，我們雖不能從軀體的死亡中間留住他，而他的思想，他的言動，以及由此所發生的影響，却比他在世時將更受尊敬，更真初的永生在我們中間。

魯迅先生曾經說過：「我的仇敵可謂多矣，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不寬恕」這話不僅是說給他的仇敵們聽，也是講給他朋友們聽的。魯迅先生是死了，他那諷刺的不寬容的筆擱下了；他鋒利的嘴也閉上了；但是全世界的他的朋友，將繼他起來，用他們的筆他們的嘴，他們的拳頭牙齒，他們的生命，向不可寬恕的敵人肉搏。在這中間，你和我，都可以相信便是魯迅先生他自己。我們將在世界的各處，聽到他的喊聲，感到他確切的
存在。

我對魯迅先生的回憶和感想

白薇

在這樣危急聲中，文壇巨星魯迅先生丟下了他戰士的使命，靜悄悄長眠了。人們再看不到他內心飛濺的血化，作奮鬥向前的刺激，中國文壇損失了一位健將，這真值得哀痛的。

從報紙告訴我巨星殞落的消息，至今我悸慟的胸膛，總像儲積一囊流不出的熱淚，我不能像會寫文章的人們能寫出很好的哀悼，我只能寫點回憶，和感想。

當民國十五年，中國募起革命的洪濤，我表弟從北京把吶喊寄到東京去，我讀了才驚知中國有一位文才魯迅，在我的幻想中，以為他是矯健極

俏皮的青年。不久我回到廣州，郁達夫先生對我說：「魯迅是中國唯一的美少年。」

自甯漢合作，我帶着滿腔，悲哀從武漢流到上海，寄食在創造社，我的情感完全是愛好創造社。那時起了語絲派和創造社的筆戰，我以偏愛創造社的精神，思想上曾站在和魯迅先生相對的營壘，我雖然並沒有若何表白。雖然北新老板和郁達夫先生，勸我把試作拿給了奔流。但我總嫌奔流灰色，我底精神還在創造社，正因為精神和文章分擺在兩個不相容的陣容，我感到異常的痛苦，那痛苦，像一個有了愛人的女子，嫁給了一個不如意的丈夫，所以我對於奔流的編輯魯迅先生，明知他文才橫溢一世，却不想去瞻仰尊容，這是我最初不去親近魯迅先生的原因。

一期一期的奔流送稿，我都是送到門口交給密司許，就風馳捷走了，經過半年，聽到魯迅先生對人說：「白薇怕我吃掉她。」

於是在初秋的熱夜，楊騷領我去見魯迅，我剛走到樓梯腳，躊躇又想跑了，不料魯迅先生溫和在樓口上聲聲喊：「白薇請上來呀。上來！」我一溜走進他底書房，薇低頭不敢正視。一把蒲扇對我的白衣搨來，「熱吧？」他替我搨了兩下又去展開許多美術書畫給我看，並且和藹地給我說明那些圖畫的意思，我才看清他是我父輩的嚴肅可親的長者，一股敬愛的心，陡然湧上心頭。

以後在奔流的酒席上，在集團中，在內山書店，碰見他很多，以公私事務，我上他家裏幾次，比較談得多，他總是以溫和誠懇的態度對我，說

話總含着笑，有一次，他和我談得很多，且談到他愛兒海嬰的一切一切，都酷肖他自己幼年時代，比方他幼時最愛萬花筒的神祕美，海嬰也同樣愛玩這個，他要毀壞它來研究美的所在，海嬰也全一樣……

又有一次，我因醫生說：「非開刀便活不了多久，我急得去請教學過醫的他該怎麼辦，他底回答是：——

「我想你還是開刀好，反正病到那樣，不開刀也是痛苦，世終不會長命的，不如一刀兩斷割了它，要是你怕割了以後沒有情感寫文章，那你就坐在紗廠去搖紗好了，今年搖紗，明年搖紗，一輩子也搖紗，做個徹底的工人……」

只有最後一次，我去請他寫諷刺劇本，被他罵走了，後來因爲，種種

原因不得再會談，但一變異常想念他，尤其在他害病時，再則時局緊張及論戰劇烈時，總想去聆聆高教或勸說勸說他，這次統一戰線開始，至論戰轟動中，我有三十次想去看他，總爲着我那怕見巨人的怪癖，阻止了多少應發的情感。所以聽到惡耗，我異常難過，特爲換了白衣，想跪哭他遺容前。可是嚴肅的靈堂人躋躋，我底淚流不出。

啊，收拾今天的熱淚。把這感情和青年戰士們結成一條鐵，繼承先生苦鬥的戰士精神，和敵人搏鬥在浩大的戰場上去吧！

沒有鬥爭就不能生存，我不但愛魯迅先生的文學作品，更愛他那替文學革命的鬥爭精神，五四以來，他一面盡力做着清道夫，掃除了文壇的訣竅魍魎，一面挺直戰士的姿容，不撓不屈地替文學革命史上建設了光榮的

大路。尤以一九三〇年以來所表現的那種老戰士的精神，更爲一班青年讀者所拜倒。

我們對於他的死固然十分悲哀，同時我們對於他的死應該當作一個深刻的刺激，把他戰士的精神放進我們更年輕氣壯的血裏，寬容大度的，親愛誠摯的，擁抱大衆的心靈在一起，向着敵人邁進，戰鬥到我們理想的境界出現就待。那末，魯迅先生就將和我們永遠生存。

魯迅先生不死

唐 弢

十九日下午兩點鐘，我接到一個朋友的電話，問我魯迅先生逝世的情形，我當時愕然了一會，因爲那天爲了一點私事出去到一個地方，並未回

家，也沒有碰到文壇上的朋友，實在毫無消息。據我所知，最近的魯迅先生是已經漸就康復了，雖然有時候還有一點熱度，他自己是並不當作一回事的，因此別人也就不當作一回事。對於這突如其來的死訊，我不相信。

而且我還疑心是某些人的搗鬼。是非之分，善惡之辨，那鴻溝，在魯迅先生的心中，的口裏，的筆底，是非常地清楚的，所以他雖受愛戴，也常招咒罵，這咒罵不但沒有損及魯迅先生的偉大，而且反而使他的人格更其分明了。——一個專受愛戴，而不招咒罵的人，那才真是一個怪人呢！然而這「無損於他的偉大」，其在咒罵者，當然是不能滿意的。結果是造幾條離奇的謠言，發一些婆婆奶奶的心愿。

我常常想：魯迅先生是不會死的。

那一天直到我回到家裏，得到了另一個朋友的通知，我才知道魯迅先生真的已經停止了他的最後的呼吸了。是的，他不過停止了他的呼吸。——我只能這麼說，因為我仍舊相信：魯迅先生是不會死的！

x

x

x

x

我趕到萬國殯儀館，已經過了下午六點鐘了。館前的電燈光放射出幽藍的線條。跑上二樓，看見五六張哀蹙的面孔，在無言的沉寂裏，散佈着低低的嘆息，我們都知道這是一個缺憾，一個人類的正直者悄悄地離開這個世界了。胡風先生領我到隔壁一個房間裏，那裏躺着魯迅先生，瘦削的面孔，隆準的鼻子，濃濃的眉毛，鬚鬚，完全和活着一樣。我默默地站在他前面，我看見一幅圖畫，那上面畫着一個戰士的休息。那麼一幅莊嚴而

又動人的圖畫呵！

x

x

x

x

是治喪委員會決定各界瞻仰遺容的第一天。

我一個人走在膠州路上，關念着這人類最大的損失。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從後面鑽上來，碰了一下我的袖角；問：

「請問，到萬國殯儀館向那面走？」

我懶於開口，只指了指前面，仍舊低着頭走自己的路，關念着這人類最大的損失。但因爲那孩子或前或後地和我並着肩，使我不得不注意起來。——那是一個臉孔黑胖，個子堅實的孩子，一頭烏髮，穿着藍市長衫，藍布鞋，兩只眼睛直楞楞地望着前面，爲着好奇，我問起他來了：

「上萬國殯儀館找誰去？」

「去看一個人。」

我不好意思再開口，仍舊默默地走着。將近殯儀館的時候，遠遠就望見館前聚着不少人，這孩子叫起來了：

「咪！那麼多的人，都是學生。」

一二感想

王任叔

(一)

二十日一早打開申報，就看到作家的廣告上，有魯迅先生最後遺著幾個字。我奇怪起來，總以著爲遺兩字是排錯的。趕快想打開本埠新聞來看

，却在第一張轉角上又看到：「現代中國文壇重鎮魯迅先生逝世，請讀關於魯迅及其著作」的小廣告，這時我不敢再翻第四張，一下子呆了起來。

但接着，我起了一點小小的憤恨：利用別人的死，藉謀自己的利益，這互相掠奪的社會，我們還有允許它存在的理由嗎？

然而魯迅先生是早已懂得這一套了。兄弟那篇小說裏沛君的心理底描寫，就是很好的說明。

(二)

雖然看到魯迅先生的次數可不少但總沒有請教過。因為我不敢。我是個缺點太多的人。一九二七年秋天，在上海流落。一聽到江灣立達學園要請魯迅先生演講的消息，我跟舍戈趁着擠得死人的野鷄汽車到那邊去講聽

。這是我第二次見到魯迅先生。（第一次在廣州中山大學演講的時候）。魯迅先生講的題目是「偉人的化石」。大意是說一個偉人在生前總多挫折，處處受人反對；但一到死後，就無不圓通廣大，受人歡迎。佛說一聲：「唵」，弟子皆有所悟，而所悟無不異。……想想這演講……魯迅先生的沉痛，是不難想像的。但我思，像魯迅先生那樣的堅貞的風度，即使現在死了，也無法使他變成化石的。有人怪他魯年力量浪費，沒有用到中國文藝的建設上，那真是井蛙語日，自顯其陋而已。

（三）

左某一時期，那時指導者們，有所謂作品主義的非難。主要是對那時作品而發的。於是作家全都攔起筆來，跑到街頭去。一時，創作好像有中

斷的形勢。我們作家固然不能忘却生活的實踐；但尤不能忽視作品的教育的意義。以喊口號去驚動一二人的耳膜，何如以文字去教育廣大的羣衆。魯迅先生是早看出這一點的。每次在大會上勸青年勤於執筆，即使沒有偉大的題材可寫，又何妨寫些日常平凡的東西。主要是在作者對事象的看法如何。魯迅先生今日對於有些批評家單純地強調國防文學的不滿，那是爲文藝，同時也是爲這垂死的民族而下針貶的。

(四)

在做人上，我是個極無賴的失敗主義者。在我是痛恨自己的懦怯，比痛恨別人的卑劣更甚。年來一讀魯迅先生的文章，益發看出了自己那種不可救藥的缺點。但因之，我得時時警惕：雖然是焦頭爛額，但總得撑起脊

骨，不要在這光輝的明鏡下，「變形」過來呵。然而，現在，魯迅先生終於死了。我失掉了可以照見自己形相的明鏡。我惶悚，我戰慄！我將無法在激湍的狂流中，撐住我自己了！……

承編者的好意，要我寫些紀念魯迅先生的文字。但是我哪裏配寫呢！一個失敗主義者，是沒有紀念老戰士的資格的。——我以為。

一個夠 POG 的男人

歐陽山

——哀念魯迅之一——

夠 POG ——在廣東民衆底口頭上流行着這個字眼，是大膽，勇敢，毫無畏忌的意思。

魯迅先生死了。還猶如地球忽然停止了轉動，於是太陽變成躺在天空靜靜不動了。我們再不能看見這麼巨大的一個男人工作和休息，憤怒和笑，斥罵敵人和安慰朋友，好像太陽每天一起一落，有陰有晴一樣。這不是痛哭可以盡量洩訴的事。然而我們可以看見臨頭一個屹然不動的太陽，雖然不動，但他底光明和熱力廣披着無邊的大地，連綿不絕的山嶽，無邊無涯的海洋，以至於萬萬年後。而且因為他底撫育將使天地發出產生了牠底千千萬萬兒女以後的輝華的榮光。

有人告訴我們，「魯迅還在」。他們是一點都不錯，而且說的時候一點也不躊躇的。魯迅當然還在。他底低沉的紹興的口音永遠不會停止過，也將永遠不停止。

太陽還在。黑夜以及寄生於黑夜中的鬼魅敢出來嗎？我彷彿聽見全中國以及世界各部的民衆在大聲嚎哭，也彷彿聽見在什麼較陰暗的角落裏有竊竊私語甚至老鼠一般的笑聲。然而叫他們出來他們是死也不敢的。而即令出來吧，也要扮成別一付模樣，噢噢地哭着了。

太陽只有一個。在他底下一切都是渺小的。而他什麼地方都照亮，他底能力使最大的天文家底腦子窮於計算，他底莊嚴和偉大會經使全世界最偉大的藝術家嘆服他們自己無法摹繪，他們只能多少將他一部分顯示出來叫大家用自己的想像去接近他底本相。尺寸斗斤兩當提到他的時候完全是可笑的東西，好像我們準備拿一個酒杯去計算海水。

把魯迅稱做巨星的人請把那樣的字眼改一改吧，因為巨星並不會用得

愜當，人們將以爲他是黑夜裏映眼的星星之一，而不知他正是那顆最大的永遠睜開眼睛的恆星，把晝和夜給我們劃分出來的那顆恆星。

他底每一個字，每一句話，從他底淵博的學問，崇高的人格，堅強的戰鬥中結晶起來的，完完全全是我們自身。我們後代，以至世世代代的繼承者底毫無置疑的訓言。他到底教懂了給予了我們多少東西，那是任何人都計算不出的。

我對於他的譬喻，頌讚，我自信那是做得很拙劣的。現在我底哀痛尤其使我無能爲力。我在半年之中經驗了高爾基和魯迅兩個人（連他們底病症和致死的原因都是那樣相類似的）底死亡給我的哀痛，使我這短短的生涯第一次瞭解到真正的哀痛是什麼東西。

一個夠 POG 的男人——不錯，我單用廣東民衆的語言講到他許多英雄性格中的一點吧，他真正正是一個夠 POG 的男人。

大的探險，飛行，小的個人決鬥，陣上對壘，都是一般人承認做勇敢的行爲。我是那樣確信，假如他是一個飛行家，他能完全獨力完成環繞世界一週的不停留飛行。這如今還不會有人做得到。

他怎樣無情無畏地攻破了黑暗勢力底壁壘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他底夠 POG 却還表現在即令他底疾病不許他勞動的時候他還是無情無畏向黑暗的壁壘進攻這一點上。在最近一次的病中，他還指導着中國底文學運動，而病一好起來（其實那裏是好起來呢？）他寫了許多雜文，動手翻譯死靈魂第二部，我們勸他休息，弄點娛樂的事情玩玩，尤其要完全停筆做

長期間的療養，但對於他這些只是廢話。他對中國人民所負的如山的責任只有他自己知道得最清楚！

對於敵人我們坦然以我們底偉人魯迅之死去換取必要必然的勝利！但我暗地裏想，卽令是朋友吧，但凡在病中催逼過他寫文章的都可惡！

魯迅先生給中國民衆的遺產

· 草 明

魯迅先生死了！這不幸的事情，將在民衆的腦筋裏刻下了一個永遠不能磨滅的殘酷的紀錄！

在看先生底每一篇文章，和他每次會面，聽他每句談話之後，都令我深深地感到了一種強韌的，粗壯的戰鬥力的鏗然的震盪。——無疑地，他

一生的努力，是與黑暗勢力，和壓害壞了中國民族的一切腐敗的劣根性奮鬥，他給中國的廣大的民衆建立了不少功績，他沒有離開過民衆。這樣，魯迅先生，真真確確是民衆的了！

現在，魯迅先生死了，他給中國民衆的唯一遺產，就是「永不疲倦的奮鬥的精神。」

在他這一次害病的開頭，我曾經寫了一封問病的信這樣懇求他：

「……民衆是貪婪的，他們要求你暫時休息，保養一個更健全的身體，爲的是需要你將來爲他們花更多的氣力……」

這時，使我發生了一點點抱怨似的情素，他是顯然忽略了我們年輕人那一類的請求的！——他完全忘記了自己了！他不讓自己休息一秒鐘——

這次病情的轉劇，給我們證明了的。

他雖然給了我們許多精神上的食糧，但是，長遠地捺着乾癟的肚皮的饑餓的民衆，怎麼會饜足呢？

——我們底哀悼的程度，將爲這而加深了！

不哭魯迅先生

靈 犀

十九日的上午，接到曹聚仁先生的電話，知道魯迅先生溘然長逝了！魯迅先生，我對他是具有相當的敬意，也曾有朋友預備替我介紹一見他；但終沒有見過面，談不上私誼，可是我聞了噩耗，悵然若失，十分難過，好似失去了一位老友一般的難過。

第二天滿想上殯儀館去瞻仰遺容，也算了却朋友要替我介紹一見的心願，但因起身過遲，午後又忙着工作，分身不開，所以便去不成。好在魯迅先生的影子，却早已盤旋在我的腦子裏，不得一瞻遺容，也並非一件憾事；何況因此也可免人譏我軋鬧熱，要想沾着一些死人光。

有人因為魯迅先生的死後，凡是捏筆桿的朋友，都在發表哀悼的文字，責我不該不提隻字。我的答語是，既然有了許多哀悼文字，我正可不必詞費，區區的文字，對於魯迅先生，又會有什麼闡揚呢。況且我們的報上，也已刊了好多篇紀念周先生的文字。

其實照我看來，周先生的死，並不是一件悲哀事，我們正不必去哭他，他生前所要說的一肚皮牢騷——為民族解放，為大眾訴苦，為弱者鳴不

平，都已說了出來，並且都已印在書上，留在世上，而他的作品，更是得到廣大讀者的擁護。在他已是盡了他所要盡的責任，那麼雖死也得瞑目，夫復何憾！何況他的軀殼雖已物化，他的精神所寄託的作品，是永遠不會死的，我們又何必去哭他？所該哭的，倒是要為我們自己流淚，因為我們是失去了一位導師，死去了一位為我們訴說痛苦的代言人。

從魯迅先生之死，我們見到有許多人上殯儀館去吊他，有許多人寫文章在紀念他，正可見他的一生努力為不虛，他並不是想寫幾篇稿子去換幾個錢稿費，也不想文字上買弄他的才華，更不想用他的文字去博反封建少爺小姐的歡迎。因此我不免對於捏筆桿的朋友，致其無窮希望，希望他們都要如魯迅先生一般的珍重他自己的一枝筆，不要辜負他那枝筆所能發

生的偉大力量。

說到魯迅先生的個性，有些人說他是量狹容易生氣，就是他的老弟知堂老人，也是這樣說，似乎認爲這是魯迅先生的短處。但我却以爲這正是魯迅先生最難得的地方，這正足見魯迅先生雖然上了年紀，（其實也並不能算老他祇有五十六歲）却懷着一股如烈火在燃燒着的少年熱情，他並不一定以上了年紀而奄奄無生氣，畏縮退避；他也不以多懂得一點人情世故，而煉成爐火純青的功候不肯多事，所以他一直到臨死前的一霎那，他的熱情，還如烈火在燃燒着，也正因此，他雖死了，他還是生氣虎虎，千古不滅，他的熱情，是永遠存在大衆的心頭，大衆是不能忘記他的。

「死了，完了」——魯迅先生雖死了，都不會完了的，這便是魯迅魯生

的偉大處！

紀念魯迅先生

隅

當我看到魯迅先生被安置在他那永眠的棺內，我徘徊於他的靈寢的周圍，我覺得在他的棺上，我們應該放一把銳利的匕首。因為魯迅先生不但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並且照我看來，他還是人類解放的戰士。德國十九世紀最偉大的詩人海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曾有詩句，謂「放一把劍在我的棺上，因為我是一個人類解放的勇敢戰士。」我對於魯迅先生，也有這樣的觀感。在他的棺上，我雖不像莎氏比亞中悲劇中那位主角「麥克俾士」那樣腦中幻想那兒有一把劍存在，但我始終幻想那兒有一把鮮血

淋漓的匕首存在，他的散文集，自「華蓋集」以至「偽自由書」「准風月談」以及「花邊文學」等，把社會的陰暗面，赤裸裸地呈現於我們的前面，妖，還他妖的原形；魔，還他魔的原形；鬼，還他鬼的原形；怪，還他怪的原形；正如高爾基的著作一樣，使沙皇側目，使地主貴族吃驚，而使小市民搖頭。換句話說，他的三十年的文學生活，是把那些紳士們外面用紅綠紙頭糊黏起來，包紮起來的血膿的潰創，毫不留情的用匕首一個個戳破，而在他的顯微鏡下，無法藏去了他們的肺癆，梅毒，癲瘋，膨脹。他的文學消極的作用是在消除那種陳死社會的烏烟瘴氣，而積極作用，是在教導青年。

我們過去有很深的傳統。我們最近有很深的外來壓迫。我們的曾祖一

代是奴隸，對於宿命的哲學無條件的接受，我們的祖父一代是奴隸，對於宿命的哲學無條件的接受，我們的父親一代，還是奴隸，對於宿命的哲學，雖起了懷疑，並不毫無條件的接受，可也並不積極的反抗。我們父親一代，可以假定爲轉形期，（自然這轉形期一直到我們兒子這一代還有終止。）當轉形期的初期，我們的父親一代，雖曾參與那種變革，和親身看到那種變革，而社會的體系，也曾從紅纓帽花翎，變爲峨冠禮服，可是那腦袋還是戴紅纓帽花翎的腦袋，而我們的文化依然是拖小辮子割「臍子」的文化。這一時代，一直到五四運動後，纔有一新的變換，在這變換期後，魯迅先生及其他先驅者纔以新的姿態，反抗過去的傳說，而震驚中國文壇。然而五四運動的成就，只在文化思想方面，至於政治方面，並沒有隨着

文化思想的突進而有所變動。可是跟着那種洶湧高潮的衝激，終於有十七年大時代的到來，然而這大時代也如法國戰後的 Grand Siècle 一樣，過去得太快。這幾年來，我們見到的是什麼，我們聽到的是什麼，我們身所遭受的是什麼，我們都能理會得。我們的行動的領域，我們思維的領域，正和我們疆土的領域一樣，日漸在狹隘起來。在這樣的狀況下，好多先驅者「功成身隱」退出了反抗旗幟之外，而魯迅先生，却仍像因愛護人類而被鎖於高加索的巨人 Prometheus 一樣，依然毫不退却地在圍困中吶喊，到了死的前夕，猶在揮那鮮血淋漓的匕首。他的這樣的精神，真使我們這樣患懶病的青年慚愧。

魯迅先生是死了，然而他給青年的影響將永存於我們中間。他雖屬於

父親的一代，然而他的精神却是屬於我們這一代的。我們和他一樣不甘被打耳光，陪笑臉，也不甘拉夫不成而割去了耳朵，我們要繼續他的精神，揮他所遺留給我們那把鮮血淋漓的匕首，為我們的祖國，為人間的不平而奮鬥。

年青一代的人們，我們不要忘記放在他的棺上的那把鮮血淋漓的匕首。

——魯迅先生軼事完——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2 6956B

旅行團圖書館

版權
所有
★
不准
翻印

民國廿六年四月再版

• 每本只售國幣二角八分 •

編纂
發行
陳富華
千秋出版社編輯部

上海卡德路郵局南

印刷
大方印務局

電話三六一二二

卡德路郵局南一五三弄四號

上海千秋出版社總發行

每册二角八分

上海春秋出版社发行